

## 第一章 回到抉擇之初

此時正值大暑，林嬌卻覺得從心底發寒，她攏了攏罩衫，抬頭看向端坐著的庶妹，當初那個跟在她身後喊姊姊的人早已成了過往，如今只剩下這位春風得意的貴妃。

林貴妃的十指染著蔻丹，是那樣的紅豔，「姊姊這是怎麼了？傻了嗎？」

林嬌看著頭戴七尾鳳簪，耳墜紅寶的林貴妃，忽然發現自己從來沒有認識過這位妹妹。

她捂著嘴笑個不停，「都到這個時候了，姊姊竟然還這般裝作模樣，真是可笑，難不成姊姊至今沒看清形勢，覺得自己還是那千嬌萬寵的家中嫡女？」

林嬌神色平靜，自從小產後，她的身子一直很虛弱，哪怕是夏日家中也是不用冰的，而貴妃宮中四角都放了冰，著實冷了些。

看著林嬌的模樣，林貴妃更是氣急，她恨透了林嬌，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清高模樣，「你不過罪臣之妻，擺出這副模樣給誰看？」

罪臣之妻？經歷了那麼許多事情，林嬌並不在意旁人怎麼說自己，卻容不得有人這樣說自己的夫君。

「貴妃娘娘，這罪臣兩個字還請收回，我夫君乃先帝嫡出，當今聖上親兄長，可擔不起這兩字，您也沒資格這樣說，難不成聖上是這樣稱呼自己兄長的？」

林貴妃起身，她身上穿著大紅色的宮裝，那料子流光溢彩，行走間更是熠熠生輝，她慢步走到林嬌身邊，道：「呵呵，姊姊還是這般天真愚蠢，你以為嫁的還是那位尊貴的齊王？他如今也不過是喪家之犬，就連自己的命都別人手中，難不成你還指望著他護住你？」

「喪家之犬？」林嬌的容貌嬌美，聲音更是軟糯，「貴妃娘娘在說誰是犬？我夫君是犬，那先帝和當今聖上又是什麼？」

她的聲音沒有絲毫怒意，「我夫君護不護得住我，娘娘不是最清楚嗎？您當初可是直言讓我夫君休妻另娶，結果呢？看來娘娘被罰的還是輕了，無德不配后位，被人指著鼻子罵的感覺好不好？」

林貴妃神色大變，沒等林嬌反應過來就一巴掌搊在了她的臉上，「跪下！」

因為林貴妃的力氣很大，指甲狠狠劃過林嬌的臉，林嬌只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疼，不由自主扭到一邊。

林嬌本就不是什麼軟弱可欺的性子，此時卻忍下來，因為她不願意再給夫君添麻煩。

其實早在入宮前她就知道此行林貴妃怕是要多有刁難，只是她沒想到剛閉門思過出來的林貴妃竟然這般沒有腦子，又或者說已經得意忘形了。

林貴妃往後退一步，冷聲道：「掌嘴。」

能被留在殿中的都是林貴妃的親信，哪怕知道這般不妥也不會抗命，直接按住林嬌讓她跪下。

林嬌被人狠狠按住肩膀，根本沒有反抗的力氣，她咬牙，沒有再掙扎，畢竟這殿中都是林貴妃的人，她的反抗不過是給人平添笑料罷了，地板的寒氣順著膝蓋鑽進骨頭裏，一輩子沒有受過的罪，她今日都受了一遍。

宮女的巴掌落在臉上，疼，可更多的是屈辱，林嬌卻強迫自己不要去想這些，而是思索林貴妃此舉的意圖。

她難不成真的傻了？這樣逞一時之快，對她沒有絲毫好處，除非她有什麼依仗，讓她可以這樣肆意妄為。

林府早些年投靠了當今聖上，可一直不得重用，那就是……林貴妃所出的那對龍鳳胎！她也是因生育有功被封貴妃的，難不成當今聖上準備立太子了？林貴妃自恃是太子生母才敢這般？

林嬌卻覺得不太可能，畢竟當今聖上年紀尚輕，皇后也出身顯貴之家，父兄皆得重用，當今聖上不可能罔顧這些，早早立了貴妃之子為太子，這樣對朝廷局勢和後宮都沒有好處的，而且哪怕林貴妃親子被封太子，她也不過是個貴妃，而不是太后。

不知何時，宮女已經停了下來，林貴妃看著一身狼狽的林嬌，滿臉得色，她恨透了林嬌這張臉，長著就是來勾引人的，毀了才是最好的。

林貴妃湊近林嬌，低聲道：「妳知道當初妳肚中的孩子怎麼掉的嗎？」

聞言，林嬌渾身一顫，猛地看向林貴妃，那個失去的孩子是她一輩子的悔恨和痛苦。

林貴妃笑得格外暢快，「當年我根本沒有小產，不過是騙妳過來的，妳不是還誇屋中的熏香味道極好，茶也甘甜嗎？」

林嬌握緊拳頭，怒視著林貴妃，「不可能，那時候我都不知道自已有孕！」

「姊姊，妹妹做的胭脂美不美？」林貴妃沒有回答，「可惜後來妳都不用了，要不然也不至於小產，再受一次罪啊。」

林嬌眼前一黑，身子往旁邊歪去，她勉強撐著身子：「妳！為什麼？」

在林家的時候，林嬌和林貴妃關係很好，林貴妃親手做了胭脂送與林嬌，就算出嫁了，林嬌也時常用，只是因為外祖母的死和後來的一些事情，她漸漸不願意用那樣鮮豔的顏色才停了。那個時候林貴妃才多大？一個人的惡意竟然能這樣深、這樣大。

林貴妃嬉笑著，她就喜歡林嬌這種滿身狼狽的模樣，「因為妳傻啊。」

林嬌手按在地上，指甲直接斷開，血順著指尖流在地上，她竟感覺不到絲毫的疼痛。

林貴妃蹲了下來，「再告訴妳一件好消息，陛下已經要立我兒為太子了，等我兒成了太子，哪怕不用我出手，也有人幫我收拾齊王和妳，姊姊覺得圈禁怎麼樣？那樣豬狗不如、生不如死的活著，還是被關進天牢比較好？那時候妳就是罪臣之妻了，我也不算說錯。」

「我夫無罪。」林嬌的身子是顫抖的，聲音卻格外堅定，「他無罪。」

林貴妃哈哈笑個不停，「姊姊太天真了，難不成妳以為康王真的是意外斷腿嗎？以為先太子和其子的死真的是安王所為嗎？妳以為有罪無罪是你們說了算嗎？」

說到最後的時候，林貴妃幾乎趴在林嬌耳邊，聲音很小，說出的話卻格外清晰，「康王可以活著、安王可以活著，是因為他們是庶出，更沒有替先帝去過泰山，而齊王呢？姊姊真覺得陛下會讓齊王活著嗎？不過是怎麼死、什麼時候死而已，姊姊妳求求我，我和陛下商量下，讓齊王死得輕鬆些好不好？」

林嬌知道林貴妃說的是真的，不管是出身還是泰山之行，沒有任何皇帝會讓這樣的人留下，可她不同意也不允許，夫君不能這樣沒有了，畢竟他是這麼的好。

林貴妃帶著惡意，說道：「姊姊可還記得妳被指婚給齊王之前，有人給妳送的那枚有螭龍紋的玉環？」

林嬌自然是記得，那個時候雖然興文帝還沒指婚，可她和蕭靖都隱隱知道一些，她以為是蕭靖送的，畢竟上面的螭龍紋只有皇子能佩戴，後來才知道不是，為了那玉環，蕭靖與她還鬧了一場彆扭。

看著林嬌的臉，林貴妃恨不得拿刀子再劃上幾道，「那可是陛下送的，姊姊覺得齊王知道還是不知道呢？」

林嬌忽然喘不上氣，她想蕭靖自然是猜到了，也怪不得蕭靖看見玉環的神色那樣怪異。

林貴妃手指在林嬌的臉上劃來劃去，一邊道：「陛下當初可是想要求娶姊姊的，不過被大長公主拒絕了。」

林嬌的手猛地抓住自己的心口處，臉色慘白。

林貴妃最是厭惡林嬌這副模樣，「不過等齊王死了，我就接姊姊入宮，我身子不方便的時候，姊姊也可以幫我伺候陛下，就是不知道陛下會不會覺得姊姊髒，不願意碰呢。」

林嬌咬緊牙，因為太過用力，竟有血從嘴角流出。

林貴妃嘖了一聲，「裝什麼？」

看著林嬌一副貞節烈女的模樣，林貴妃滿心不屑，今時今日的她可不是書中那個只會委屈求全的林家庶女，穿書而來，是老天給她的造化，她可是知道後面所有劇情的，哪怕當今聖上後宮有諸多美貌女子，可他依舊對林嬌念念不忘。

林嬌簡直是當今聖上心中的朱砂痣、白月光，在齊王死後，當今聖上更是偷偷把有孕在身的林嬌接入宮中百般寵愛，雖然書中沒有說明白，可林貴妃懷疑，林嬌肚中孩子是當今聖上的，要不然哪個男人願意去疼愛別人的兒子，甚至最後還立其為太子？

她是不會讓林嬌活著的，太子之位只能是她兒子的。

林貴妃瞇眼打量著林嬌，哪怕一身狼狽臉上還有傷，卻還是一副勾人的樣子，「姊姊啊，妳說陛下能放過齊王嗎？」

林嬌卻已經冷靜下來，可能真的做了決定反而無所畏懼了，她站起來，仔細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手指上的血在衣服上染出點點紅痕，「還要謝謝妹妹告訴我這些過往。」

林貴妃此時還蹲著，看著林嬌的模樣，就好像她們兩個位置顛倒，林嬌依舊是那高高在上的大長公主外孫女，在家中，哪怕是父母長輩都要小心翼翼哄著她。

她猛地站起來，「林嬌，妳……」

林嬌已經不願意搭理林貴妃了，行禮後直接退了出去，直到林嬌走出宮門，竟然沒有人攔著她。

如心被人攔在宮殿外面，看見林嬌出來，一時著急，喊道：「姑娘。」這是林嬌還沒有嫁人時候的稱呼。

林嬌看了如心一眼，道：「走吧。」

「是。」如心注意到林嬌的臉，「王妃，您的臉……」

林嬌淡淡地道：「無礙。」

如心又看到林嬌的手，眼睛一紅，「奴婢給您……」

「不用。」林嬌打斷如心的話，「如心，我們回家。」

如心強忍哭意，道：「是，王爺就在外面等您呢，要是王爺看到，怕是要心疼壞了。」

林嬌笑了一下，「是啊。」平日她貪涼多用一口冰，夫君都要大呼小叫的。

如心忽然發現林嬌走錯路了，道：「王妃，奴婢帶路吧，我們不該走這邊的。」

這是往御書房的方向，而此時剛下朝，當今聖上和不少大臣都會在那裏。

林嬌搖了搖頭，道：「如心，替我告訴夫君，我這一生做了許多錯事，唯一沒有錯的就是嫁給

他。」

如心覺得不對，像是意識到什麼一樣拽著林嬌，慌亂道：「姑娘，您別說胡話，我們現在就走，再也不入宮了，王爺還等著您呢，您前幾日還說想給王爺生兒育女，想要……」

林嬌把如心的手按住，什麼都沒有說。

看著自家姑娘沉靜的神色，如心的淚再也忍不住地落下，卻不敢發出任何聲音。

林嬌一步步走向御書房，不管林貴妃說的是真是假，她都要賭一把，如今的她一無所有，只剩下這一條命了，林貴妃敢說出這些話，就是沒有要給她活下來的機會，可林貴妃永遠不知道，一個人能用命搏出多少東西來。

因為林嬌的身分、因為林嬌臉上的傷，更因為前段時日齊王剛為她大鬧了一場，因此一路上倒是沒有人敢攔著。

快到御書房的時候，林嬌自己停了下來，如心踉蹌著跟在她身後，她泣不成聲，也無法阻止。

林嬌跪在御書房外，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，周圍還有準備離開或準備進去的大臣，此時都停了下來，看著她的模樣，心中都有了不好的預感。

「林嬌外祖母大長公主為先帝姑母、陛下姑祖母，我夫為先帝與先皇后所出，我乃先帝賜婚，上了玉牒的王妃，卻被陛下的貴妃百般折辱，貴妃更言，陛下欲封其子為太子，自此以後齊王與我，是生是死全由貴妃掌控。」

林嬌的聲音不算大，但口齒清晰，一字一句都讓人聽得清清楚楚。

其實林嬌怕疼、怕死，更怕再也見不到自己愛的夫君，可比起這些，她最怕的是夫君比她先一步離開。

她現在恨不得林貴妃說的是真的，這樣她死的才更有價值，才能更好地保全蕭靖。

御書房中，當今聖上的貼身大太監匆匆跑了出來。

「貴妃言，陛下忌諱我夫嫡子出身，欲加罪與我夫。貴妃言，陛下與貴妃以庶出為恥，陛下立太子後自會有人幫著搜羅證據，圈禁夫君與我，令我們活得豬狗不如後再行賜死。」

「如今我還是王妃，沒有任何罪行，貴妃就能令人逼我下跪，宮人掌嘴與我，陛下可記得，我不單單是您兄長的妻子，更是大長公主的外孫女？」

「當年年幼無知，對貴妃多有得罪，如今我當著眾臣的面給您賠罪，只是我夫君敬父母、友手足，上忠君、下護百姓，頂天立地無愧於心，若是如貴妃所言，將死得不明不白、毫無尊嚴，陛下還不如直接一杯毒酒賜死，也算全了兄弟之情。」

林嬌抬頭看著從御書房走出來、一身龍袍的皇上，「當年的諸多不妥，皆為我之過，我願以命抵之。」

當今陛下神色不好，心猛地跳了跳，握緊拳頭看著跪在地上的女子，「四嫂，朕絕無……」

林嬌又磕了三個頭，打斷了他的話，她磕的很用力，額頭已經青紫流血。

皇上示意宮人去扶，一邊道：「貴妃所作所為，朕並不知情，朕已經讓人去請四哥了，定給四哥、四嫂一個交代。」

林嬌心中冷笑，先帝的話她是信的，當今聖上的話她卻是一個字都不信，一個能殺兄弑父的人還有什麼誠信可言？

如心看見自家王爺的身影，心中鬆了口氣，來了就好了，「王妃，王爺來了。」

林嬌聽見了，微微垂眸，道：「請陛下記住今日的話。」

當今聖上心中鬆了口氣，又有些煩悶，可是這麼多人看著，只能道：「四嫂放心。」

林嬌聽見有人叫她的名字，握緊拳頭沒有往後看去，她知道來的人是誰，卻不願意去看，也不敢去看，就怕看了再也捨不得去死，捨不得與夫君陰陽兩隔。

此時，她提高聲音道：「林嬌今日大鬧御書房，自知有罪，得罪陛下、得罪太子生母更是罪大深重，願以命賠罪。」

話落，還沒等眾人反應過來，林嬌猛地起身撞在一旁的柱子上。

「嬌嬌！」

「護駕！」

雖已入冬，外面更是雪花紛飛，屋中卻格外的暖和。

床榻上躺著一個五六歲的姑娘，臉色有些蒼白，像是作了噩夢一般，小手緊緊抓著錦被，掙扎了一番才睜開眼睛。

穿著桃紅色小襖的丫鬟在一旁，拿著帕子給床上的人擦汗，見到人醒來，滿臉喜色，「姑娘，您醒了？」

躺在床上的小姑娘卻沒有回答，明顯還沒有緩過神。

丫鬟不敢耽擱，其中一個出去叫人，剩下的在屋中伺候。

林嬌看著群貓戲蝶的床幔，這床幔……

她猛地坐起身，眼前一黑，身子晃了晃又差點倒下。

丫鬟趕緊上前扶著她，年紀大一些的拿了衣服披在她身上，「姑娘小心些。」

林嬌靠著丫鬟的力量坐穩，過了一會才緩過來，卻只是呆呆地看著床幔。

這床幔明明是她小時候在外祖母家中用的，因為她格外喜歡，所以外祖母特意讓人繡了好幾套，好讓她替換著用，只是後來她有一半時間住在林府，這東西就沒能帶過去。

林嬌沒來得及想更多，就聽見有腳步聲從外面匆匆進來，屋中的丫鬟見到來人行禮道：「大長公主。」

聽見大長公主這四個字，林嬌就身子一僵，扭頭往門口的方向看去，當大長公主從掀開的簾子走進的那一刻，林嬌什麼都想不起來，什麼也不願意去想。

那是疼她寵她、視她如命的外祖母，不管現在是夢境還是旁的什麼都好，能在這裏見到已逝的外祖母，對她來說都如恩賜一般。

林嬌紅著眼睛，張了張嘴卻喊不出聲，喜悅悲傷痛苦，所有的情緒都堵在她的喉嚨口。

見她這般模樣，大長公主快步走到床邊，吩咐道：「請太醫再來一趟。」

聽見大長公主的聲音，林嬌眼淚瞬間湧出，邊哭邊姿勢彆扭地撲過去，緊緊摟著大長公主的腰，像是怕人離開一樣，哭喊道：「外祖母、外祖母……」

哭泣中的林嬌邊哭邊不停喊著外祖母，她有太多的委屈不甘和愧疚，卻不知道要怎麼去說。屋中的丫鬟都低著頭，不敢上前打擾。

林嬌哭了一會就沒有力氣了，卻依舊不願意鬆開手，就怕鬆開了人就消失了，哪怕是在夢中，她也希望能多和外祖母待一會，靠在外祖母的懷裏喃喃道：「外祖母，我好想您。」

大長公主被外孫女哭得心都碎了，坐在床上輕輕摟著她，哄道：「不願意回去就留下，難不成

外祖母還能趕妳走嗎？」

林嬌已經漸漸冷靜下來，她趴在外祖母的懷裏看著屋中的情況，這明明是她幼年時候的房間。

大長公主撫著外孫女的後背，溫聲勸道：「先讓太醫給妳瞧瞧。」

林嬌緊緊抓著外祖母的手，倒是沒有拒絕。

大長公主看了眼身後的于姑姑，于姑姑就退了出去。

林嬌這時才注意到于姑姑，心神不由得一顫。她是記得于姑姑的，于姑姑一直跟在外祖母身邊伺候，在外祖母沒有了之後，更是自盡殉葬了。

如果這是一場夢，為什麼她能感覺到心裏一抽一抽的疼痛？可如果不是夢的話，為什麼已經死去的人都還在？

林嬌伸手摸著額頭，而且她明明也死了，被血模糊的雙眼再也看不清夫君的臉，甚至沒有力氣再握著夫君的手說一句話，那樣痛徹心扉的感覺還留在心上，可如今是怎麼回事？

她使勁擰了下自己的腿，疼痛讓她清醒了許多，正因為清醒，才越發沉默起來，難不成她是重活了一世，又回到最開始做錯了選擇的地方？

丫鬟已經端了溫水來，大長公主親手給林嬌梳洗了一番，這才讓太醫進來。

就連太醫都是林嬌熟悉的，小時候只要她身體不適，外祖母讓人請的都是這位張太醫，只是後來張太醫年紀大了就告老還鄉了。

張太醫像是沒有注意到林嬌有些紅腫的眼睛，診脈後開了藥，又仔細交代了一些事情。

大長公主這才開口道：「麻煩張太醫了。」

張太醫道：「我去煎藥。」

于姑姑去送了張太醫。

看著發呆的外孫女，大長公主讓丫鬟端了水來，餵到她嘴邊，「先潤潤喉。」

林嬌依偎在大長公主懷裏，哪怕還沒弄明白發生了什麼，對外祖母的依賴卻是刻在骨子裏的，她小口小口喝著水，一杯喝完就撒嬌道：「還要。」

大長公主讓人又倒了一杯，等她喝完才摸了摸她的頭，看她抓著自己衣袖的手，歎了口氣道：「不想回去就與我說，難不成還有人能逼著妳回去嗎？」

林嬌有些恍惚，根本想不起來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看著外孫女憔悴的模樣，大長公主越發的心疼，「妳想親近林家就親近，不想親近的話，不搭理便是了，哪裏值得多思，以至於病了這麼一場？」

聞言，林嬌猛然想起一段記憶，林家派人來接她回去，說是住幾日，若是不習慣了再回大長公主府就是了。

林嬌是早產的，當時林嬌母親動了胎氣，大長公主得了消息，趕過去的時候已經晚了，哪怕太醫用了許多名貴藥材也沒能救下林母的命，林母也早已沒有力氣。

那個時候只有兩條路，一是一屍兩命，二是把孩子刨出來。大人是絕對保不住的，但孩子還有一線生機。

林母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，卻緊緊抓住大長公主的手，眼神滿是懇求。

林嬌雖不知道當時外祖母是什麼樣的心情，卻能想到外祖母做下這樣決定的痛苦。

可惜的是，林母甚至沒能看女兒一眼，更沒有留下隻言片語，在大長公主命太醫刨出孩子那一刻，林母像是鬆了口氣，人也沒了呼吸。

林嬌是林母用命換來的孩子，哪怕剛出生時連哭的力氣都沒有，大長公主也視為珍寶，卻偏偏被林老夫人說命硬、剋雙親，大長公主又氣又怒，又怕他們照顧的不精心，把孩子抱到身邊照顧，等林母下葬就再不踏入林府一步。

林嬌是被大長公主千嬌萬寵養大的，幼時體弱，大長公主更是整夜守在她身邊，這才使得她身體漸漸好了起來。

哪怕大長公主不願意踏入林府半步，她卻從來不會這般約束林嬌，逢年過節的時候，還會讓丫鬟婆子陪著林嬌去林府走一趟，該有的禮節也有專門的人操辦，更不會讓人在林嬌面前說林府的壞話。

也正因為這樣，林嬌被養得太過天真，信了父親的話，覺得父親也是愛她與母親的，只不過沒辦法違背林老夫人的話。

可如今想來，若父親對她母親有絲毫感情，也不至於她母親才走一年就娶了繼室，還那麼快有孩子出生。

從相看到最後雙方結親，短短一個月根本做不到，想來是在她母親死後還沒過一年就已經相看過了，更是和對方有了默契。

不過當時的林嬌根本想不到這些，她雖然有外祖母，卻是對父親有著憧憬的，所以答應了去林家小住這件事。

在被接回去的日子裏，不管是父親還是繼母都對她極好，父親帶著她出門玩耍，帶著她去遊湖看夜景，給她買了許許多多新奇的小玩意。

那時候的林嬌年幼天真，哪裏看得出來林家諸多安排和手段，對父親有崇拜、有信任，卻獨獨沒有戒備。

大長公主不喜歡林嬌與林家太過親近，林嬌是聽話的，卻難免神傷，這些被大長公主看在眼中，最終才軟化了態度。

如此林家的目的也算達到了，因為大長公主在乎林嬌，所以讓步。

林嬌捂著臉，恨不得狠狠打醒那時候綽塗的自己，偏偏當時的她沉浸在親情中，覺得再沒有比自己更幸福的人了。

後來，林嬌一年裏總有一半時間是住在林府的，大長公主像是默許了這樣的安排，直到林家想要插手她的親事，大長公主才再次翻臉，當著諸多人的面下了林老夫人面子，更是入宮請旨，把林嬌指婚給了四皇子。

四皇子不算出眾，身邊也有侍妾，更是有傳言他不學無術，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。

林嬌心中是不情願的，她也想過和未來的夫君一生一世一雙人，只是聖旨下了，而且四皇子和太子一母同胞，她根本沒有拒絕的權力，為此還和大長公主鬧了脾氣。

林家更是對她百般安慰，等她出嫁的時候，因為和林家關係好，又有些心軟，就把生母的嫁妝留下了大半，只取走了一些值得留念的，如今想來，她還真是徹頭徹尾的傻瓜。

後來林嬌才發現，哪怕外面傳言再不堪，四皇子也是個好人，是個能擔得起責任的夫君，如果不是出了那些意外，哪怕她和丈夫關係一般，她也會幸福一生的。

可偏偏在林嬌成親的第二年，大長公主突然病逝，緊跟著太子也出意外，沒有了。

而林家呢？

在林嬌最難、最痛苦的時候，林家就好像撕開了面具的惡徒，終究暴露了本性，當初那些和

善友愛都不過是騙她上當的手段，因為那時候的她是大長公主唯一的外孫女，她的丈夫是太子的同胞弟弟，可當大長公主和太子沒有了，林家就不再需要委屈自己去討好她了。

在吃了數次虧後，林嬌真正地成長了起來，只可惜那個時候已經晚了……

于姑姑端了藥來，大長公主知道外孫女最不喜歡吃苦的東西，輕聲哄道：「我讓于姑姑給妳做了百果糕，喝了藥就端給妳吃好不好？」

百果糕是林嬌最喜歡的，不過自從外祖母沒有後，她漸漸就不再吃了，哪怕蕭靖見她胃口不好，特意尋原來大長公主府裏的廚娘，味道依舊是不同的。就好像大長公主逝去後，哪怕府裏的擺設沒有變，也不再是她的家了。

林嬌靠在大長公主懷裏，乖乖把藥喝下去，于姑姑趕緊送上百果糕。

大長公主拿了一塊餵到林嬌嘴邊，林嬌張口咬下，是熟悉卻幾乎要忘記的味道，她想好了，既然重活一世，那前世吃的虧、受的罪，她絕不願意重蹈覆轍。

「外祖母，我有些話想和您說。」

大長公主聞言，讓屋中伺候的人都退下，于姑姑守在外間，這才問道：「嬌嬌怎麼了？」

林嬌覺得外祖母的死有蹊蹺，畢竟在那之前外祖母一直身體很好，又一直有太醫診平安脈，怎麼可能突然病逝，她甚至沒能見到外祖母最後一面。

不僅如此，還有太子的死，太子雖然是出去賑災，可是跟著的人怎麼也不可能讓他以身犯險。

「外祖母，我作了一個夢，夢裏您……」

本來林嬌想告訴大長公主那些事情，可話到嘴邊忽然說不出來，就好像被限制了，不僅發不出任何聲音，就是想要用口型或者寫出來都做不到。

她抓住大長公主的手，渾身發抖，這可把大長公主嚇壞了，趕緊摟住外孫女，「別怕別怕，夢裏都是假的，外祖母在，嬌嬌不怕。」

她以為外孫女是被噩夢嚇到了，此時摸著她被汗浸濕的裏衣越發心疼起來，輕輕撫著她的後背，柔聲哄道：「別怕，有外祖母。」

林嬌牙齒顫抖著，她恨透了此時的無力，就好像跪在林貴妃面前那種任人宰割的感覺，只是又不一樣，她的外祖母還在。

聽著外祖母的聲音，她強迫自己冷靜下來，如果是當初的林嬌肯定做不到，可是經歷了那麼多痛苦和失去，她早就學會了堅強。

她聲音稚嫩，帶著恐懼地道：「我夢見外祖母不要我了，讓我回到林家被很多人欺負，所有人都欺負我……」

大長公主聽了，又是心疼又覺得好笑，「我怎麼可能不要嬌嬌？哪怕去林府也沒有任何人敢欺負妳的，外祖母總歸是要護住妳這個小心肝的。」

其實林嬌知道，外祖母已經盡自己所能給她安排好了所有事情，後來那些變化，怕是外祖母也預料不到的。

上輩子的那些悲劇，是從大長公主的死開始的。

林嬌心裏明白，外祖母是想護著她一輩子的，更把她看得比自己的命還重要。

也不知道是藥的原因還是因為在大長公主的身邊，林嬌不知不覺間就睡著了。

等外孫女睡熟了，大長公主才把她放到床上，又掖了掖被子，本想起身離開，卻發現自己的衣袖還被她緊緊抓著，就好像在睡夢中都不能安心一樣。

大長公主也不掙開，只是重新坐回床邊，拉了下床頭的錦繩。

于姑姑很快就進來了，見到大長公主的樣子，放輕腳步走近，跪下幫她把鞋子給脫了，又拿了靠枕來讓她靠著。

大長公主換了個更舒服的姿勢，看著外孫女哪怕熟睡依舊皺著的眉頭，聲音輕柔又帶著幾分憐愛，「這孩子說夢見我不要她了，真傻。」

「姑娘與大長公主最親近，這次您又讓她去林家小住，怕是以為您不要她了，這才嚇壞了。」于姑姑說話不緊不慢，聲音讓人聽著很舒服，「姑娘離不開您呢。」

大長公主聽了自然高興，她早年喪夫，不願再嫁，就守著女兒長大，後來女兒也沒了，就留下林嬌一根獨苗苗，她把林嬌看得比自己命都重要。

「不願意回去就不回去，把給林家的禮厚三分，就說是嬌嬌送的。」

于姑姑應了下來，忍不住勸道：「大長公主，外面的姑娘需要個好名聲，是為了能選個好夫婿，姑娘有您幫著謀劃，難道還需要擔心這些嗎？」

其實大長公主覺得外孫女這場病和哭得那麼傷心不單單因為這些，可她又想不到別的原因，難不成夢裏被欺負狠了？

「是我想差了，妳去把那柄白玉如意取來放到嬌嬌屋中。」

于姑姑說道：「是。」

大長公主府的庫房裏有不少玉如意，而大長公主口中的那柄是需要于姑姑親自去取的，因為那柄是先皇賜給大長公主的，最為珍貴。

于姑姑很快把玉如意取來，擺放在林嬌的屋中後就安靜地站在一旁了。

大長公主沉思了許久，緩緩歎了口氣，「我就剩了嬌嬌了，總要讓她一輩子都能平安喜樂的。」

于姑姑沒有回話，因為她知道大長公主已經下定了決心，如今不過是感歎罷了。

大長公主看著玉如意，道：「希望皇兄保佑我的嬌嬌以後只作美夢。」

## 第二章 表哥們來探病

也不知道是因為有大長公主在身邊，還是太醫的藥或者那玉如意有靈，林嬌的身子漸漸好了起來，只是比起原來的她，變得更喜歡一個人安靜的思考。

此時林嬌就坐在窗邊，看著外面的白雪，外祖母知道她喜歡這些，每到下雪的日子，都會讓人在院子裏留一些積雪，堆成各種形狀的小動物，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冰雕。

只是後來住在林家，被父親說這樣的喜好太過奢靡，容易讓匠人凍傷不是林家家風，她漸漸的就不讓人折騰這些了。

如今想來，她那時太過天真，她的外祖母是大長公主，她根本不需要用林家分毫就能過得很好，憑什麼要為了別人來委屈自己的生活？而那些匠人做這些東西雖然不容易，但也能得到更多的賞錢，府裏也有大夫，薑湯這些都是時常備著的，匠人們拿了豐厚的賞錢，往往能富富裕裕過個年，於誰來說都不構成影響。

于姑姑來的時候，林嬌正讓人把一個鯉魚冰雕端到窗戶邊來，還取了胭脂來要給鯉魚上色。林嬌玩得開心，卻也沒有忽視于姑姑，對於這位伺候外祖母一輩子，更為外祖母殉葬的姑姑，她打心底裏尊重，「姑姑快坐，如心，去端銀耳湯來讓于姑姑暖暖身子。」

于姑姑行禮道：「姑娘，三皇子、四皇子和五皇子來了，大長公主請您過去一趟。」

林嬌愣了一下，四皇子和五皇子？

一個是她最期待的人，一個是她最厭惡的人，她不知道林貴妃當初的話有幾分真幾分假，但她也不想知道，她此生根本不想和五皇子有任何的牽扯。

林嬌隨手將指尖上的胭脂隨意抹在冰雕鯉魚身上，「如意更衣，于姑姑先歇一下。」

于姑姑說道：「老奴伺候姑娘。」

「那一會麻煩姑姑幫我梳下頭。」林嬌淨了手就去屏風後面換衣服，「如意和如心都不如姑姑手巧。」

于姑姑笑著應了下來。

如心把銀耳湯端給了于姑姑，說道：「姑姑趁熱喝。」

于姑姑接過，熱呼呼的卻不燙，正好入口，她喝了幾口，覺得整個人都暖和了起來。

花廳中，三皇子蕭瑾端起大長公主特意讓人上的梨湯，幾口喝完又讓丫鬟給他端了一碗，這才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：「來的路上，那些宮人怕我們冷，弄得馬車裏燥得很，這會用了姑祖母的梨湯才覺得舒暢了些。」

大長公主眉眼柔和，溫言道：「這樣冷的天，哪怕有些熱也不許開窗，著了涼就不妥了。」

蕭瑾把手邊的果盤略微往四皇子蕭靖的方向推了一下，讓他可以更方便的吃裏面的果子，「姑祖母放心，我會照顧弟弟們的。」

大長公主笑道：「一會就留下來用飯，有什麼忌口的嗎？」

蕭靖聞言，毫不客氣地道：「姑祖母，我想吃醉香居的燒鵝，二哥說很好吃。」

大長公主當即吩咐人去買，「那家燒鵝我也試過，還是現做出來的好吃，等天氣暖和些你們再來，我帶你們去醉香居嘗嘗。」

蕭靖眼神裏透出了期待，「好！」

蕭瑾也高興，他們平時出宮很少能到外面的，說到底，他們當中年紀最大的蕭瑾也才十歲，正是愛玩愛鬧的時候。

「姑祖母，表妹的身體怎麼樣了？」

提到外孫女，大長公主神色越發溫柔，「已經好了許多，你們送的東西嬌嬌都很喜歡。」

和蕭瑾、蕭靖相比，五皇子蕭琛就沉默了許多，一直安靜地坐在位置上，看起來有些拘謹，但大長公主也沒有疏忽了他，時不時把話頭引到他身上。

說話間林嬌過來了，她穿著紅色鑲著雪白兔毛的小襖，脖頸上戴著多寶瓔珞，和眾人見禮後就乖乖坐在大長公主身邊。

這一身打扮是林嬌特意按照蕭靖的喜好選的，她記不得兩人第一次見面的情景，可是在她心中，今日才是他們的初見，自然想給他留個好印象，如今再見到蕭靖，她心中有些新奇、有些喜悅，還有些說不出的悵然。

若是當年他們兩個的孩子能平安出生長大，會不會就是蕭靖現在的模樣和性子？

明明喜歡吃各種甜味的糕點，卻覺得那是姑娘家才會喜歡的東西，所以一口咬定自己不喜歡甜的，只喜歡鹹的。

就連成親後都要借她的名義讓廚房做了糕點送來屋中，把伺候的人都趕出去才自己偷偷的吃。如今蕭靖手邊就擺著他喜歡的糕點，偏偏分毫不動，反而繞過糕點盤去吃那些果子，小眼神卻時不時要往糕點盤上瞟一下，著實可笑又可愛。

大長公主沒注意到林嬌的眼神，伸手摸了下她的掌心，發現暖呼呼的這才放了心，端了梨湯給她。

林嬌雙手捧著，低著頭小口喝了起來，原來蕭靖口是心非的臭德行是從小養成的，又不禁去想，若是他們當初都能坦誠一些，是不是就不會錯過那麼些年的時光了？

林嬌眨眨眼，掩去眼中的失落和悔意，抿唇笑道：「我特意讓廚娘做了糖蒸酥酪和桂花糖糕，三位表哥嘗嘗，味道可好了。」

蕭靖聽了，眼睛頓時一亮，卻又裝作不在意的樣子端著茶喝了一口。

聞言，大長公主輕輕點了點外孫女的額頭，「是妳自己想吃吧。」

林嬌撒嬌道：「是真的好吃。」

蕭瑾對這些甜的東西說不上喜歡，但也不會討厭，「那我們可得好好嘗嘗。」

林嬌像是有些不好意思，解釋道：「外祖母平時不讓我多吃，我也是借了三位表哥的面子才能多吃一份。」

大長公主有些無奈，看著一團孩子氣的外孫女，想到皇帝的話，當初她以外孫女年歲小推了，如今卻覺得要仔細考慮一下了。

這世間最尊貴的就是皇家人了，她還活著的時候自然不會有人虧待了外孫女，可萬一她不在了呢？

哪怕選個世家出身的狀元，等那狀元身居高位也要四五十歲了，在這之前，難不成讓嬌嬌出門時不時給人行禮？她的嬌嬌哪裏受過這樣的委屈。

而且等她不在，嬌嬌又不能時常出現在皇帝面前，人走茶涼後，嬌嬌的夫家人會不會對她不好？

林家是靠不住的，肯定不會給嬌嬌撐腰，無娘家可依靠，嬌嬌的日子就該不好過了。

大長公主想到女兒嫁人後的情況，心中都揪著疼，她還活著都沒能護住女兒，可如果嬌嬌嫁入皇家，哪怕她不在了，憑著過往的青分，一旦提起嬌嬌，皇帝總要多照看幾分的。

只是嫁入皇家，如果皇子真的要納妾，她不可能插手去管，更沒辦法給嬌嬌撐腰……

大長公主心中分析著利弊，面上卻絲毫不漏半分異樣。

糖蒸酥酪和桂花糖糕很快就被送上來，蕭靖本就喜歡甜食，吃起來沒有絲毫勉強，心中還有些美滋滋的，蕭瑾雖然沒有特別喜歡，可是這東西做得美味，他也忍不住多用了幾塊。

真正難受的只有蕭琛，對於甜食，蕭琛可以說是厭惡的。

林嬌也是後來在偶然機會下從蕭靖那裏知道這件事的，因為每次蕭靖和蕭琛有矛盾了，蕭靖就會在人前給他夾甜口的菜。

如今她沒辦法報復蕭琛，卻不妨礙她在一些小事情上給蕭琛找點不痛快，最重要的是自家的蕭靖喜歡這些，可以說是一箭雙雕了。

只是林嬌也覺得好像因為年齡變小的緣故，她也越發幼稚了起來。

見蕭靖他們的糖蒸酥酪用完了，林嬌又讓丫鬟給他們端了三碗來。

直到吃飯時，蕭琛都覺得嘴裏有一股甜膩的味道，只覺得吃到嘴裏的飯菜都是苦的，可他絲毫不敢表現出來，就像他不喜歡甜食，卻要強忍著把那些都給吃掉一樣。

用完飯後，大長公主就帶著林嬌，親自把人送上回宮的馬車。

馬車裏，蕭靖摸著肚子道：「姑祖母家的飯菜味道不錯，燒鵝味道也不錯，怪不得二哥喜歡。」

蕭瑾他們今天過來，是因為知道林嬌痊癒了才來探望一下，倒不是說他們和林嬌關係好，不過是興文帝尊重大長公主這位長輩，他們是做給興文帝看的。

蕭瑾道：「表妹平安無事，姑祖母瞧著氣色紅潤，想來父皇也可以放心了。」

蕭琛端著茶水一直喝，沒有吭聲。

蕭靖看了一眼，道：「五弟你悠著點，路上想尋小解的地方可不方便，回宮還要去見父皇呢。」

聽到這話，蕭琛的手頓了下，把杯子放下，道：「是，謝謝四哥提醒。」

看著蕭琛的模樣，蕭靖撇了撇嘴，倒是沒再說什麼。

等送走了人，回到府內，林嬌有些好奇地問：「三位表哥怎麼忽然來了？」

林嬌不記得上輩子有今天這一件事，不過轉念一想，當初她也沒有病倒，而且去了林府，哪怕三位皇子來了，她也是沒機會見到的。

大長公主握著外孫女的手，柔聲道：「陛下擔心妳的身體，所以讓他們來瞧瞧。」

林嬌笑了起來，靠在大長公主身上，「我知道，陛下是擔心外祖母。」

如果沒有大長公主，陛下哪怕想起她，最多也是賞賜點東西下來，哪裏會讓三個兒子來探望。

大長公主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嬌嬌還記得茹公主和蕙公主嗎？」

林嬌當然記得這兩位公主，和幾位皇子不同，她們兩個剛滿周歲，興文帝就賜下了封號，食邑比幾位沒有封號的皇子還要多。

興文帝有五位皇子卻只有兩位公主，而且林嬌記得這兩位公主前世的下場都不是很好。

大長公主看著外孫女，道：「她們和嬌嬌年歲相仿，嬌嬌想不想和她們一起念書？」

聽到這話，林嬌愣住了，呆呆地看著大長公主。

大長公主笑了一下，又道：「若是不想也沒有關係，嬌嬌在家也能學。」

林嬌心顫了顫，如今的她到底不是真正的孩童，自然明白外祖母這句話背後的意思。

哪怕她叫幾位皇子表哥，但認真算起來，關係已經不算近了，外祖母在的時候，宮中自然會對她另眼相待，可外祖母沒有了，感情自然也就淡了，以後會是什麼情況誰也不知道。

外祖母是覺得林家靠不住，想要給她找幾個靠山，一起長大的情分足夠這些皇子公主對她多照顧幾分了，再加上外祖母上輩子的安排，她最終嫁給了蕭靖，如今想來，外祖母也是想讓她與幾位皇子多些相處的機會。

林嬌不願意辜負外祖母的苦心，眉眼一彎，笑了起來，「好啊，我正覺得自己念書有些無趣呢。」

看著外孫女一派天真的模樣，大長公主忍不住輕輕把人摟在懷裏，覺得不捨，「入宮可不似在家中這般自在，而且妳也要住在宮中，以後隔幾日才能回來一次。」

林嬌聞言心中一顫，又有些不願意去了，「那我想外祖母怎麼辦？我要陪著外祖母。」

大長公主撫著她的後背，知道她一向貼心，越是這樣，自己越要好好為她考慮，「傻丫頭，隔幾日就能見到，而且我也可以進宮去見妳。」

林嬌還想撒嬌，就聽見大長公主說：「嬌嬌既然不願意和林家親近，那就不親近，只是外祖母除了妳以外就剩下那些親戚晚輩了，但外祖母又不能每日入宮，萬一生疏了，外祖母該傷心了，嬌嬌去幫外祖母多和他們親近親近好不好？」

聽著外祖母的話，林嬌不禁吸了吸鼻子，這世上除了大長公主，再沒有人會為她這般操心了。

「外祖母明明是為了嬌嬌考慮，偏偏要這樣說，外祖母這是把我當孩子哄呢。」

大長公主被逗笑了，在她眼中，哪怕林嬌嫁人了，依舊是需要她保護的孩子，倒是沒想到一場病讓林嬌長大了許多，她笑問：「那嬌嬌聽話嗎？」

林嬌抿了抿唇，哪怕為了改變上輩子的結果，她也是要進宮中走另一條路的，她從大長公主懷裏出來，「外祖母，我聽話，以後都聽話，我知道外祖母都是為了我好。」

大長公主心疼外孫女，又欣慰外孫女變得懂事，「我們以後的日子還長著呢。」

林嬌眼神閃了閃，對，她們以後的日子還長著呢，她的外祖母絕對會長命百歲的。

大長公主讓屋中伺候的人都退出去，給林嬌整理了一下頭髮，「我以往也沒有與妳細說過宮中的情況，今日就與妳說說，妳仔細記在心上。」

林嬌有些詫異，這又是上輩子沒有發生過的事情，可轉念一想也覺得理所當然，畢竟上輩子沒有她進宮念書這件事，大長公主自然不會告訴她這些。

大長公主捏了捏外孫女的臉，道：「太子是先皇后所出，自小被陛下養在身邊；二皇子陳妃所出，怕是這兩年就該成親賜爵位了；三皇子生母是個貴人，不過沒福分，生下三皇子就撒手人寰了，三皇子從小養在趙妃身邊，趙妃出身普通性子溫和，對三皇子視如己出。」

林嬌聽得認真，仔細地記在心裏。

「四皇子和太子同為先皇后所出，只可惜先皇后在四皇子兩周歲的時候病逝了。」大長公主和先皇后關係極好，那是一位聰慧溫柔的女子，和興文帝也甚是恩愛，「因為四皇子自幼喪母，陛下對他多有疼愛。」

自幼喪母的還有三皇子，可陛下也沒對三皇子多寬容，想來在陛下心中，先皇后才是特殊的。

大長公主歎了口氣說道：「如今的皇后為先皇后的胞妹，幼時因為冬日落水受涼，傷了身子再不能有孕，一直沒有出嫁，先皇后死後，陛下就接她入宮成了繼后。」

林嬌想到皇后，心中揪著疼，皇后把四皇子當成親子一般，對她也是極好的。只是皇后身子本就不好，後來太子的嫡子因為天花沒有了，皇后哀傷過度也沒能挺過去。

在皇后死後，興文帝就把蕭靖帶在身邊，開始教導他處理政事。

林嬌記憶裏的皇后是個很好的女人，就是把所有事情都看得很淡。

大長公主主要想提的是蕭琛，「五皇子的生母原是貴妃，因為犯了事，全家滿門抄斬誅九族，他就住在了皇子所。」

林嬌有些疑惑，這又是她不知道的事情，她對蕭琛有戒備之心，自然要瞭解得仔細一些，問道：「貴妃是犯了什麼錯以至於滿門抄斬？」

大長公主猶豫了一下才道：「當年貴妃的弟弟對賑災銀子動了手，還逼死了當地的官員，引得陛下大怒徹查，本來牽扯不到貴妃身上，也不到誅九族的地步，沒想到竟查出當初先皇后身體有恙，貴妃替先皇后掌管後宮時對先皇后的藥動了手腳，陛下與先皇后感情極深，自然不會輕饒。」

林嬌是相信興文帝對先皇后有感情的，但是感情極深……若是真的感情深，哪裏會有那麼多嬪妃甚至貴妃的存在？

就像她對蕭靖沒那麼深感情的時候，能公平照顧他後院中的妾室，可是等他們相愛後，她只要一想到就覺得心裏揪著疼，蕭靖也不再見那些妾室，只一心一意地守著她。

「如此一來，五皇子就成了燙手山芋，誰也不願意養在身邊，陛下也不太願意見他，就讓他自己住在皇子所。」大長公主歎氣道：「因為貴妃的事情，和貴妃有關係的人一個沒留，五皇

子身邊伺候的，也都是後來安排的。」

大長公主的語氣裏難免有些同情，可說到底也怪不到蕭琛一個孩子身上。

她也是在宮中長大的，自然知道蕭琛這種明顯被厭棄，又沒有忠心之人陪在身邊的皇子日子會有多艱難，特別是早先蕭琛也是千嬌萬寵出來的，貴妃當年更是氣焰囂張，得罪了不少人，可如今只剩下孤零零又年幼的蕭琛，宮中作踐人的手段有許多，雖不至於傷了性命，卻也難免吃些苦頭。

不過那時候興文帝在氣頭上，大長公主也傷心先皇后的死，並沒有多勸，只是暗中多照顧幾分，等了一年，她選在興文帝心情好的時候又勸了幾次，興文帝才肯再召見蕭琛，並且敲打了蕭琛身邊的人，蕭琛的日子這才漸漸好了起來，可惜再也不能和以往相比了。

大長公主是親眼看著蕭琛變得乖巧懂事的，不再爭風頭，反而變得有些畏畏縮縮。

想到這，她心中歎了口氣，卻也覺得這樣是件好事，「這些事情妳記在心中就是，萬不可和人提起，對待五皇子也不要輕慢了，知道嗎？」

林嬌道：「我知道的。」

大長公主又把幾位皇子的性子大概提了一點，才說道：「陛下只有兩位公主，茹公主和蕙公主都與妳年齡相仿，妳們一起念書好好相處就是了，幼年的友情才是最真的，妳也不需要特別注意什麼，若是有人欺負妳，妳就儘管鬧出來，有外祖母給妳撐腰。」

林嬌聽出了外祖母話中的意思，哪怕她和兩位公主鬧了矛盾，只要不是她的錯就不用害怕，她也不用特意讓著、哄著那兩位公主。

大長公主神色淡然地道：「別人看輕妳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連妳自己都看輕了自己，妳是進宮念書的，不是給她們做伴讀的，懂了嗎？」

林嬌點點頭，把大長公主說的每個字都記在心中。

見狀，大長公主溫柔地笑道：「也到了午歇的時候，先回屋休息吧。」

林嬌應了下來，先叫了于姑姑等人進屋伺候，這才帶著自己的丫鬟離開。

于姑姑跟在大長公主身邊，大長公主有午睡的習慣，她早已鋪好了被褥。

大長公主緩緩歎了口氣，問道：「我是不是不該讓嬌嬌這麼早接觸宮中的事情？」

于姑姑伺候她躺下，因為只有她們主僕二人，于姑姑就說了實話，「您是有些急了，也不知道姑娘能不能明白。」

大長公主垂眸道：「前幾日，我夜裏夢見嬌嬌抱著我的靈位哭，那樣的傷心，還一直說想我，說很害怕，我知道嬌嬌一定是被欺負了，我護不了她一輩子，只能趁著我還在，讓她多去學一些、懂一些，免得等我不在了，真被人欺負後只能那般難過。如今有我在，哪怕吃了虧我也能幫她出頭，她現在年幼，就算吃虧也是有限，可是以後吃虧說不得是要命的。」

大長公主經歷了三朝，其中有許多動盪，失去了丈夫和女兒後反而看得更明白，「五皇子如今的性子……也不知道是有人指點還是吃了苦頭變成這般，不過對他來說都是一件好事，只是不適合嬌嬌，三皇子和四皇子……我再看看吧。」

于姑姑明白大長公主的意思，其實早些時候興文帝就與大長公主提過，讓林嬌嫁給他兒子，只是那時候大長公主只說孩子們還小，等大些時候再提，畢竟誰也不知道孩子們長大後會是什麼樣的性子，最後又會不會看對眼，早早定下來讓他們沒有了選擇機會，說不得會變成一對怨偶。

當初大長公主和丈夫就是兩情相悅的，哪怕丈夫早死，她也沒有選擇再嫁，而大長公主的女兒也是和林宏彼此有意，才會把女兒下嫁給林宏的，可誰想得到林宏竟是個偽君子。

想到早逝的女兒，大長公主神色有些難過，也沒有說話的心情，默默閉上了眼睛。

于姑姑仔細地給大長公主掖了掖被子，就安靜地坐在一旁做著手中的活計。

林嬌並不知道這些，她回到屋中後，躺在床上把外祖母的話在心中翻來覆去想了幾遍，如今的她才明白外祖母話中的那些智慧，只是心中難免奇怪外祖母態度的變化，上輩子的時候外祖母為什麼沒有提過這些，更沒有把她送進宮念書的意思？

想了想，她覺得有可能是上輩子的時候自己太過不懂事，讓外祖母放不下心來。

林嬌又想到了蕭靖，如今的蕭靖胖嘟嘟的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忽然變得那麼高、那麼壯，能單手就把她給抱起來。

想了一會，林嬌捂著臉笑個不停，她忽然期待入宮念書了，畢竟小時候的蕭靖有些蠢蠢的，還喜歡裝模作樣，著實可愛，而且能走另一條路，遠離林家！倒是一件好事。

不過母親的嫁妝，她也要找機會全部拿回來，再也不能讓林家占一絲一毫的便宜。

還有那位好妹妹……她也想知道，那些惡意到底是什麼時候生起的。

大長公主不是個猶豫的性子，既然已經決定送林嬌入宮讀書，在次日就進宮與興文帝和皇后說了這件事。

林嬌平時是要住在宮中，休假的時候才回大長公主府。

興文帝對此樂見其成，把事情交給了皇后。他對大長公主這位姑姑感情很深，他們兩個年齡相差不大，可以說是一起長大的，而大長公主的丈夫更是為了護住他而死。

當年的興文帝雖然是太子，卻不得先帝喜愛，先帝心頭肉是寵妃所出的幼子。

那寵妃雖然身分低微，卻是個有貌美、有手段的，在那寵妃的離間下，先帝對髮妻和太子越發不滿，朝堂上也有趨炎附勢之輩想要捧寵妃之子，對興文帝這位名正言順的太子多有為難打壓。

寵妃甚至仗著有先帝撐腰，在宮宴上給皇后難看，哄著先帝當眾斥責興文帝。

那時候是大長公主站出來怒斥了先帝寵妃，又讓人取了金尺，當著眾人面抽了寵妃一頓。

金尺是先帝和大長公主的父皇在臨終前特賜給大長公主的，那金尺別說打個寵妃，就是真打了先帝，先帝也不會吭聲的。

先帝繼位的時候，大長公主才四歲，大長公主還是先帝的同胞幼妹，因為大長公主和先帝的長子差不多年紀，可以說先帝是把大長公主當成女兒看待的。

又因為大長公主早年喪夫，一直守著女兒未嫁，先帝對胞妹更是憐惜，雖然心疼寵妃挨打，卻也沒有斥責大長公主的意思。

倒是大長公主等宮宴結束後，又不依不饒地追到御書房和先帝吵了一頓，也不知道大長公主說了什麼，先帝雖然還是很疼愛寵妃，卻已不似以往那般了，就連寵妃的兒子都賞了塊封地，只等成年後就過去。

那封地極其富庶，可寵妃卻是不甘心，最終做了糊塗事情。

雖然寵妃沒能得逞，先帝卻傷了身子骨又傷了心，末了，讓位給興文帝，更在興文帝登基次月人就沒了，而大長公主自那以後就深居簡出。

如今大長公主把唯一的外孫女送入宮中，興文帝特意吩咐皇后要仔細照看著。

林嬌是和兩位公主一樣住在公主所，就在蕙公主隔壁的院子。

那院子雖然沒有蕙公主的院子大，卻格外精緻，皇后還親自去了一趟，又選了不少擺件進去，讓貼身的宮女盯著人重新收拾的。

這一番動靜倒是讓宮中的人心中有數，林嬌雖然只是大長公主的外孫女，卻也不比公主差多少，若是以伴讀身分進宮也不可能有單獨的院落，這就意味著，林嬌還沒入宮，已經被宮中的人惦記上了。

趙妃心思更靈敏一些，哪怕蕭瑾不是她所出，可是蕭瑾剛出生就被抱到她身邊養著，是她一點點養大的，自然真心為他謀劃，「你表妹初次離家住在宮中，你要多照顧著些，知道嗎？」蕭瑾對趙妃很親近，在趙妃宮中也格外自在，拿著果子邊吃邊道：「我知道了，父皇這般重視，我也不可能欺負了她去。」

趙妃叮囑道：「你多帶著她些。」

蕭瑾嘟囔道：「她和兩位妹妹一起玩就是了。」哪怕在外面蕭瑾表現得再懂事，會照顧兩位弟弟，可是在趙妃面前，他就不需要那麼懂事了，「她那麼小，還是個姑娘家，我帶著她也玩不到一起。」

趙妃招手讓蕭瑾到身邊，伸手敲了他的額頭一下，「你父皇格外尊重大長公主，而大長公主就這麼一個外孫女，她與你年齡相仿，當年你父皇就有意讓她當兒媳，只是那時候大長公主言孩子年歲太小，都不瞭解，等大些時候再說。」

蕭瑾詫異地看向趙妃，他並不知道這些過往，更沒想到趙妃會知道得如此清楚。

趙妃神色淡淡地道：「如今大長公主願意送外孫女入宮，怕是有讓你們互相瞭解一下的意思，而陛下絕對是贊同的。」

趙妃看著蕭瑾，「你、四皇子和五皇子都與她年齡相仿，可見是要從你們三人中選一個的。」在宮中長大的孩子都不是蠢貨，只是蕭瑾聽了心中不舒服，他們也是皇子，從來都是他們選別人，什麼時候輪到別人來挑選了？他皺了皺眉，覺得果子都不好吃了。

「不管是出身、陪嫁還是陛下心中的地位，她都是一個好人選。」趙妃溫言道：「因為先帝時候發生的事情，哪怕你成年了也不可能去封地，出宮建府的話，處處都需要錢財，我娘家沒人，手上能攢下來的東西也比不得旁人，我又捨不得你為錢財發愁，因此娶個嫁妝豐厚的正妻很重要。」

趙妃身邊伺候的都是可信之人，所以她說話也沒有藏著掖著，她看著蕭瑾道：「她自幼在大長公主身邊長大，哪怕是林家之女，卻也牽扯不大。」

蕭瑾心中再多不甘心，也知道趙妃這是在為他考慮，而且他想了一圈，也想不出比林嬌更適合的正室人選了。

趙妃輕輕拍了拍蕭瑾的手臂，「當然了，我也會仔細瞧瞧她的性子，若是被寵得過了，性子不好那就算了，畢竟我想讓你娶她也是為了讓你過得更好。」可如果林嬌是個囂張跋扈或者太過愚鈍的，娶回來反而不妥了。

趙妃怕再說下去反而讓蕭瑾有了逆反的想法，所以只讓蕭瑾心中有數便行，剩下的就是順其

自然了。

「再過五日就是你生母的忌日，宮中不好祭拜，你去清泉寺祭拜一下，再添些香油錢，長明燈也要續上。」

原先蕭瑾年歲小的時候，這些都是趙妃讓人去做的，等蕭瑾大一些了，就讓人帶著蕭瑾去。有不少宮妃並不瞭解趙妃為何這般，畢竟蕭瑾剛出生就被抱到她身邊，若是她不提，蕭瑾也沒機會知道這些事情，甚至有人私下笑話趙妃多此一舉，裝模作樣做給興文帝看。

可不管趙妃心中怎麼想，圖的又是什麼，她這番舉動不僅讓興文帝，就連太后都高看她一些。而蕭瑾在知道真相後，也曾問過趙妃為什麼要告訴他。

趙妃只是反問他，是願意被人騙一輩子，還是知道自己不是他生母後就不孝順她了？

最重要的是，趙妃讓蕭瑾記得，曾經有個女人愛他勝過自己的生命。

等蕭瑾離開後，趙妃緩緩歎了口氣，想起了那個笑起來有兩個酒窩的姑娘，不知不覺中，她已經死了十年了，只希望下輩子她能投個好胎，不要再來這個連笑都不能笑的地方。

### 第三章 入宮上學去

林嬌是被大長公主親自送到宮中的，因為大部分時間是要住在宮中，所以大長公主給她收拾了不少東西，不過林嬌只帶了兩個貼身丫鬟和于姑姑。

于姑姑本就是從宮中出來的，又時常陪著大長公主入宮，對宮中的事情很瞭解，更是認識不少人，有她在，也能避免林嬌主僕入宮後兩眼一抹黑，什麼都不懂的情況。

而且這是林嬌第一次離開大長公主身邊，大長公主也需要可信的人在外孫女身邊照顧。

大長公主帶著林嬌去了皇后宮中，皇后早早就等著大長公主了。

皇后握著林嬌的手，柔聲道：「以後就把宮中當自己家，若是有什麼不順的地方就與我說。」林嬌紅了臉頰，「謝謝皇后娘娘。」

皇后眉眼柔和，笑道：「叫舅母就是了，都是自家人，這般生疏做什麼？」

林嬌看向了大長公主，見大長公主點頭，這才喊了聲舅母。

皇后答應了一聲，又讓人上果點，這才道：「因為孩子們都在長身體，陛下特許他們院中都設了小廚房，我讓人在嬌嬌的院中也借了一個，姑母要不要送兩個廚娘進來？」

大長公主道：「勞娘娘費心了，娘娘看著給她安排就是了。」

雖然是小廚房，可是幾位公主住的都近，就連皇子所也離得不遠，這般入口的東西，從宮外進了人多有不妥，還不如讓皇后安排，也免得被人算計。

皇后也是通透的，她詢問一句是尊重大長公主，如今聽了大長公主的話就點了下頭，「可有什麼忌口或者喜歡的？」

大長公主道：「這孩子整日陪著我用膳，被我帶的口味有些清淡。」

皇后笑了起來，「清淡些好，我也喜歡清淡些的。」

關於小廚房的人手，皇后心中早有幾個人選，聽了大長公主的話，很快就選出幾個合適的，立刻就與大長公主說了。

大長公主早前就報備過林嬌只帶三人進宮這件事，所以小院中伺候的人手皇后都安排妥當，此時便一一告知了大長公主。

大長公主心中感激，其實這些事情皇后只需要安排下面的人去做就行，可是從皇后的話中可知這些事情都是她親手操辦的，怕是小院中伺候的人也都是她親自選出來的。

林嬌坐在一旁，聽著話時也愣了一下，看著皇后的態度，她總覺得有些奇怪，再仔細回想，皇后對外祖母好像一向親近尊重，每年有什麼好東西都是早早送到府裏來。

原先她以為是興文帝重視外祖母，皇后才會這般，可從今日這些事情來看，她又覺得不單單如此，難不成這才是她嫁給蕭靖後皇后對她多有照顧的原因？

大長公主正色道：「皇后這般，我……」

皇后自然知道大長公主想說什麼，「若是沒有姑母，怕是我也活不到如今，而且當初姑母對姊姊多有照顧，姊姊臨終前還叮囑我，一定要尊重姑母。」

聞言，林嬌有一種感覺，這話是皇后說給她聽的，為的是讓她安心住在宮中。

皇后提了一句就不再說這些過往，只道：「再過一會曦兒和初兒就下學過來，讓她們兩個帶著嬌嬌熟悉一下宮中的情況，中午的時候陛下和太子他們都會一起過來用膳，以後你們幾個小的就可以一起上學玩耍了。」

正說著就有宮人稟報，茹公主和蕙公主過來了。

兩位公主年歲與林嬌相仿，茹公主八歲、蕙公主六歲，在宮中又格外得寵，養成了活潑的性子，進來行禮後，茹公主蕭曦就跑到皇后身邊撒嬌道：「母后，我想吃綠豆奶糕。」

皇后早讓人備好了，笑著點了點她的頭，道：「以後嬌嬌就和你們一起讀書，你們當姊姊的要多照顧她知道嗎？」

蕭曦道：「我會照顧表妹的。」

蕙公主蕭初也走到林嬌的身邊，拉著她的手道：「太好了，原來宮中就我最小，如今來了個妹妹，我也可以當姊姊了。」

蕭初和林嬌是同年生的，只是蕭初的月分更早一些。

林嬌有些不好意思低著頭，與蕭初牽著手，叫道：「表姊。」

蕭初高興極了，她母妃得寵，她又是宮中最小的孩子，被養得一派天真，當即就取了腰上的蝴蝶玉佩給林嬌，裝出一臉嚴肅的樣子，母親說，長輩見到晚輩是要給禮物的，這是我給表妹的。」

這童言童語把屋中的人都逗笑了，林嬌也有些哭笑不得，她嫁給蕭靖沒多久，蕭初也嫁人了，她們關係只算一般，沒想到蕭初小時候性子這般可愛。

蕭曦也靠過來，道：「笨蛋妹妹，表妹不是晚輩。」

蕭初聽了，有些茫然地看向了皇后。

皇后柔聲道：「你們是同輩人，只不過嬌嬌年紀小一些。」

蕭初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，還是把蝴蝶玉佩塞到林嬌手中，「那也是妹妹，給妹妹。」

林嬌接過，道：「謝謝表姊。」

蕭曦看了那玉佩一眼，有些心疼地取下新戴的金鑲紅寶項圈。

這幾日皇后都在為了林嬌的到來而忙碌，也叮囑她們要和林嬌好好相處，所以她覺得皇后更喜歡新來的表妹，心中就懆了口氣，知道林嬌今日入宮，便特意打扮了一番。

那金鑲紅寶項圈是她過年時候得的，她格外喜歡，今天是第二次戴，可她沒想到蕭初竟然這般大方，拿出這麼好的見面禮，而她身上唯有這個項圈一看就比那玉佩珍貴……

蕭初根本不知道蕭曦的心思，反而笑道：「這個項圈姊姊特別喜歡，竟然送給妹妹，想來也是很喜歡妹妹的。」

蕭曦瞪了蕭初一眼，她哪裏喜歡林嬌了。

林嬌一臉驚喜地看著那項圈，笑得甜甜的，卻又有些猶豫地道：「這個項圈好漂亮，曦表姊長得好看，戴起來相稱，我戴起來會不會沒有曦表姊戴起來好看？」

蕭曦性子有些爭強好勝，但到底是個小姑娘，被人一誇臉就紅了起來，主動把項圈給林嬌戴上，「不會，表妹戴起來肯定好看。」

林嬌有些不好意思地擰著帕子，期待地看著蕭曦，問道：「真的嗎？」

蕭曦還幫著她調整了一下項圈的位置，仔細看了看，道：「好看，表妹不信問妹妹。」

蕭初在一旁使勁點頭，「好看的。」

林嬌笑了起來，轉頭看向大長公主。

大長公主笑道：「很好看，嬌嬌給兩位姊姊準備的禮物呢？」

林嬌從如意的手裏接過兩個錦盒，打開，拿出裏面的多寶手鐲，送給了蕭曦和蕭初。

那多寶手鐲是鏤空的，裏面有兩個小鈴鐺，戴在手上動的時候會發出清脆的聲音，很是悅耳。

蕭初晃動著手道：「我喜歡。」

蕭曦也是喜歡的，她還是個孩子，被林嬌哄了一番就忘記心中的那些不快，開開心心地和林嬌湊到一起說話，吃著綠豆奶糕。

林嬌心中鬆了口氣，果然還是小孩子好哄，如果這兩位公主年歲再大一些，怕是就沒這麼容易交好了。

皇后見她們三個說得開心，讓人兌了蜜水端上來，自己則和大長公主聊起來，也沒有再管她們了。

蕭曦有些好奇地追問：「烤紅薯真的好吃嗎？我倒是吃過紅薯丸子，但因為是油炸的，母妃不讓我多用。」

「我挺喜歡的，軟軟糯糯還甜滋滋的。」林嬌已經大致摸清兩位公主的性子了，「晚些時候，我們讓人烤來嘗嘗。」

蕭初覺得自己當姊姊了，是要照顧妹妹的，便道：「我讓人去準備，等下午的時候妳們到我院子裏，我們一起吃。」

蕭曦點了頭，道：「我前幾日新得了幾匹錦緞，妳們一會替我參詳一下做什麼樣子的衣裙好。」

蕭初點頭道：「好的。」

林嬌也答應下來。

蕭曦的性子有些爭強好勝，卻沒什麼壞心思，只要順著她，在她炫耀的時候表現出羨慕就足夠了。而蕭初性子簡單，可能是宮中年歲最小的，如今遇到了比她小的，就想要擺出姊姊的派頭好過過癮。

等興文帝帶著幾位皇子過來時，林嬌三人已經商量起休假的時候要去大長公主府玩耍的事情了。

眾人起身給興文帝行禮，興文帝快步上前扶起大長公主，道：「姑母請起。」

等太子帶著幾位皇子給大長公主和皇后行禮後，眾人才重新落坐，皇后也讓人準備飯菜了。

興文帝笑道：「以後你們表妹同你們一起念書，多照顧著她些知道嗎？」

蕭瑾聞言保證道：「父皇放心，我會照顧好表妹的。」

蕭靖可有可無地點了下頭。

蕭琛態度生疏有禮，「是，父皇。」

等眾人用了午膳，興文帝又陪著大長公主說了會話，才帶著太子和二皇子先離開，而蕭瑾三人下午還有課，也先告辭了。

等人離開了，皇后才道：「姑母，我讓人帶著您去看看嬌嬌住的地方吧。」

倒不是皇后不想作陪，而是她覺得大長公主和林嬌要分開，怕是有話要說，不如給她們兩人留些時間。

大長公主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好，我看一眼就直接出宮了。」

皇后也沒有挽留，只道：「姑母有空了就進宮來坐坐，我也有很多話想與姑母說。」

大長公主應了下來。

皇后把想要跟著一起走的蕭曦和蕭初叫到身邊，問道：「昨日妳們為什麼要戲弄程貴人？還把人推到池子裏？」

蕭曦嘟著嘴道：「她很煩人，前幾日我身體不舒服，父皇來探望我，剛陪我說兩句話，她就讓人來說身體不適，請父皇過去，她身體不適可以看太醫，為什麼與我搶父皇？」

蕭初在一旁點頭，「我也在，姊姊好可憐，要喝又臭又苦的藥，而且我們是孩子，肯定要父皇來哄，她都是大人了，為什麼不能自己喝藥呢？」

這些事情其實皇后都知道，她還知道這件事蕭瑾和蕭靖也參與了。

皇后正色道：「如今天寒地凍的，把人推到池子裏，萬一出了人命怎麼辦？」

蕭初解釋道：「不會的，四哥讓人守著，一下子就把人撈出來了。」

蕭曦趕緊拍了一下蕭初的胳膊，「笨蛋，不要把四哥供出來。」

這下蕭初有些慌了，「沒有四哥，四哥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皇后神色嚴肅地道：「做錯事情都是要受到懲罰的，等程貴人好了，你們四個都去與她賠禮道歉，再把《律法》抄三遍記住了嗎？」

蕭曦和蕭初都乖乖點頭，他們每次做錯事情都要被罰的，抄書也不是第一次了。

大長公主提前派了于姑姑去收拾院子，為了避免林嬌再作噩夢，還特意讓人把玉如意帶了進來，就算如此，大長公主也仔細地把院子看了一遍才放心。

林嬌一直跟在大長公主的身邊，滿臉的依賴不捨。

大長公主沒有再叮囑什麼，那些話在進宮之前已經說完了，她只是給林嬌整理了一下披風，道：「外祖母在家等著妳。」

林嬌握著大長公主的手，撒嬌道：「外祖母要想嬌嬌。」

「傻孩子。」大長公主拍了拍外孫女的頭，道：「外祖母走了。」

林嬌唇緊抿著，貼著大長公主往外走，大長公主的步子也放慢了許多，可是沒多久就走出了公主所。

大長公主停下腳步，道：「好了，嬌嬌回去休息一下吧。」

林嬌小聲道：「外祖母先走。」

大長公主提點道：「遇到拿不准的事情就多問問于姑姑。」

林嬌乖乖應了下來。

大長公主也不再多說，又給林嬌整理了一下披風就帶著丫鬟離開了。

林嬌站在公主所門口，直到看著大長公主的背影消失，這才往回走去，心中不禁沉思起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外祖母身邊久了，她的性子越來越像小時候，還是說，因為回到了這個年齡，哪怕她覺得自己心裏是個大人，卻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？

于姑姑柔聲提醒道：「姑娘小心腳下。」

林嬌深吸了口氣，看向于姑姑，「姑姑，我已經開始想外祖母了，是不是有點……有點太孩子氣了？」

于姑姑聞言笑了一下，「姑娘本來就是孩子，又從來沒離開過大長公主，難免會覺得不習慣的。」林嬌雙手背在身後，看著周圍的景色，吐出一口氣，道：「好吧，我們趕緊回院子，等兩位表姊喊我吃烤紅薯。」

于姑姑應了下來，引著林嬌往院子走去。

屋中的擺設都是按照林嬌的習慣佈置的，就連床幔都是林嬌喜歡的，可是站在屋中卻又覺得有些陌生。

但這起碼是一個新的開始，和上輩子截然不同的開始，林嬌換了衣服坐在床上，事情要一步一步的來，她首先要做的是想辦法拿回母親的嫁妝，讓眾人認識到林家的真面目。

蕭曦和蕭初都不是難相處的，哪怕被皇后罰了，她們還記掛著林嬌，從皇后宮中出來就分別去給自己的母妃請了安，又打包著點心回了公主所。

蕭初讓人弄了烤紅薯，紅薯皮已經被剝掉了，紅薯瓤烤得金黃，三個人湊到一起，拿著小勺子吃。

林嬌很喜歡吃烤紅薯外面的那層瓤，坐在椅子上咬著勺子、晃著腳，笑得眉眼彎彎的。

蕭曦也覺得好吃，「明天我讓人做些，帶給三哥他們吃。」

蕭初嘟了嘟嘴，道：「我也想帶給三哥他們吃呢。」

蕭曦想了想，便道：「那我們都帶。」

蕭初很好哄，聽了就說：「好，我們也要吃。」

「表妹妳那有廚子嗎？」蕭曦覺得這是林嬌的主意，到時候她們都帶了，林嬌沒有就不好了，便說：「我讓人給妳準備一份吧。」

能白吃的東西，又是蕭曦的示好，林嬌是不會拒絕的，當即就道：「謝謝曦表姊。」

蕭初聽了，趕緊吃掉勺子上的紅薯，卻一個不小心蹭到了臉上，「我也給表妹帶，帶、帶兩個大的！」

林嬌一聽，故作苦惱道：「我要是吃不完怎麼辦？」

蕭曦翻了個白眼，不耐煩地道：「算了，讓妹妹給表妹帶，我後天再帶給妳。」雖然口氣不耐煩，可她還是拿著帕子幫蕭初把臉擦乾淨，嘟囔一句，「慢點吃。」

蕭初咧嘴笑了一下，根本不在意蕭曦的語氣。

林嬌記得外祖母提過，在所有皇子和公主長到五歲的時候，興文帝就讓他們搬到公主所和皇子所住，太子到成親後才搬到單獨的宮殿，而二皇子至今都住在皇子所。

興文帝想讓這些孩子一起長大，以後長大成親分開了，感情也已經培養出來了，日後太子登基，對這些弟弟妹妹也有感情，會多照顧一些。

如今看來，興文帝的想法是成功的，可最終結果卻是格外慘痛。

蕭曦吃完了烤紅薯，端著杯酸梅湯喝了起來，忽然道：「明天又要檢查背書了，不過妳剛來，先生是不會讓妳背書的。」

林嬌神色有些不安地拽著桌布上的流蘇，問道：「先生會不會很嚴厲？」

蕭初重重地點了幾下頭，「很嚴厲的。」

林嬌又擔憂地問：「那先生會不會打人？」

蕭曦一聽，笑了起來，「我當初也很擔心先生會打手心的，嚇得我都作噩夢了。」

林嬌一臉詫異看著蕭曦。

蕭曦拍了拍林嬌的肩膀，似模似樣地安慰道：「不用怕，妳有不會的儘管問我們，我們會護著妳的。」

林嬌像是鬆了口氣，又有些不好意思地撓了撓臉，「謝謝兩位表姊，有妳們在我就安心多了。」聽了這話，蕭初就覺得自己很重要，她一會就回去復習一下功課，她都當姊姊了，一定要給表妹做個好榜樣，以後表妹找她問問題，她回答不出來多不好意思。

「那我們今天都回去好好休息，明早來叫表妹一起去書房吧！」

蕭曦雖不知道蕭初的打算，但她為了能在學堂有好表現，都是要提前溫習的，此時時間也有些晚了，當即說了去書房的時辰，又叮囑道：「明早廚房會送飯菜來，妳有什麼忌口的或者想吃的，提前讓人去說一聲。」

林嬌應了下來，蕭曦見此就帶著蕭初離開了。

林嬌把人送到門口，蕭曦指著自己的院子道：「我就住在那裏，妳有什麼事情讓人去叫我。」

蕭初也道：「我在妳隔壁，缺什麼就告訴我。」

林嬌笑起來，兩個酒窩格外明顯，「好！」

蕭曦擺了擺手，帶著宮女先回去了。

蕭初笑嘻嘻地道：「那表妹，我們明天見。」

林嬌乖乖答應了下來。

蕭初覺得自己做姊姊很成功，妹妹也很懂事，就開開心心回自己院子了。

目送她們的身影消失，林嬌這才轉身回屋去，如意、如意伺候著她換了衣服，于姑姑在一旁輕聲把今日有哪些宮妃送了什麼禮一一告知了林嬌。

大長公主叮囑過，以後這些事情都讓林嬌自己拿主意，拿不准的地方可以問于姑姑。

林嬌思索了一下，道：「陳妃和蘭妃的禮重一成。」

于姑姑應了下來。

這時，林嬌有些猶豫地問道：「皇后那邊需不需要再添點東西？」

于姑姑給林嬌倒了杯溫水，問：「姑娘想添什麼？」

林嬌有些拿不准，皇后什麼都不缺，可是皇后對她格外照顧，她若什麼都不添會不會顯得沒有誠意？

于姑姑就道：「姑娘要不要親手做點東西給皇后？」

林嬌愣了下，道：「對！」她的針線並不好，繡東西也很慢，那香囊還是之前繡的，在病好後又斷斷續續做了幾日，如今也快做好了，「如意，把香囊找出來。」

如意應了一聲，很快就把那快繡好的香囊拿過來，因為繡的是最簡單的蘭草，送給皇后也合適。

林嬌仔細看了看，坐下後想趕緊把這香囊做完，「于姑姑準備些薄荷和梅花就行了。」畢竟是送給皇后的東西，裏面不好放太多香料，否則有什麼不妥就說不清楚了。

于姑姑本還想提醒句，但她發現林嬌心裏明白，也就沒有再說什麼。

林嬌能這麼快與兩位公主交好，除了興文帝和皇后的重視，也有林嬌自己的手段在裏面，于姑姑覺得林嬌在離開大長公主後，反而能更快地成長起來。

林嬌做得很仔細，只是不管上輩子還是如今，她都不擅長針線，所以做出來的香囊看著有些粗糙。

如意在一旁見林嬌拿著香囊半天沒說話，看了一眼就道：「姑娘，要不要打個平安如意結？」林嬌深吸了口氣，道：「好。」

她如今不過一個六歲的孩子，能做成這樣也算不錯了。林嬌如此自我安慰了一番，就跟著如意學起打絡子，她學得很認真，平安如意結是最簡單的一種，但是寓意很好，她想有機會也送蕭靖一個，只願他一生平安如意。

等林嬌弄好，飯菜也送過來了，有幾道菜是皇后特意吩咐廚房給林嬌做的。

林嬌吃飯並不喜歡太多人伺候，只是她現在胳膊短，需要有人幫她夾菜，就留了如意在身邊伺候，于姑姑她們都在一旁小桌上先用飯。

吃了幾口，林嬌忍不住道：「沒有我陪著，也不知道外祖母用飯香不香……」

于姑姑很快用完了飯，用茶漱了口，就來代替如意，讓如意去用飯，自己照顧林嬌，聞言就道：「姑娘放心，為了姑娘，大長公主也會好好照顧自己的。」

林嬌想了想也覺得有道理，便鬆了口氣。她下午的時候吃了個烤紅薯，如今倒是不餓，用了碗粥和素菜，就把剩下的飯菜賞給院中伺候的人了。

因為要早起，林嬌早早就梳洗完躺在了床上，這些被褥都是林嬌在大長公主府用慣的，沒多久林嬌就睡著了。

只是林嬌作起了夢，夢裏是她剛嫁給蕭靖那會，蕭靖的府中已經有通房了，是個容貌柔美身姿妖嬈的女子，那女子比蕭靖要大一些，卻正處在最好的年齡，就好像熟透了的桃子，有著當時的林嬌看不懂的風情……

與此同時，皇后宮中，興文帝舒服地靠坐在軟榻上，宮女跪坐在地上給他按腳。

皇后坐在一旁，讓人把茶水端下去，換了溫水來，「程貴人落水的事情，是瑾兒、靖兒、曦兒和初兒做的。」

興文帝聽了微微皺眉，倒是沒說什麼。

「曦兒生病，陛下去探望她，程貴人裝病讓人去請。」皇后的聲音不疾不徐，咬字很清楚，「陛下在給曦兒餵了藥後就離開了，曦兒心中難受。」

聽著這話，興文帝也想起來了，不禁有些尷尬地摸了下鼻子。

皇后又道：「我罰他們四個抄《律法》，等程貴人病好後，再讓他們去給程貴人道歉，免得過了病氣。」

興文帝到底心疼孩子，便道：「程貴人也沒什麼事情。」

皇后卻一臉正色，「做錯事情總歸是要罰的。」

這話說得也沒錯，於是興文帝只點了下頭，沒再說什麼了。

瞟了興文帝一眼，皇后轉動了下腕上的玉鐲，淡淡地道：「只是程貴人這般有些過了，她年紀

輕，喜歡爭風吃醋是人之常情，可是曇兒病著，她也敢讓去請陛下，著實不懂事了些，也沒有把陛下的女兒看在眼中。」

興文帝因為程貴人顏色好，難免多寵了些，卻也不是糊塗的，聞言就道：「皇后看著處置吧。」皇后看向興文帝，道：「等她病好了，就先禁足抄佛經，磨磨性子再出來。」

興文帝點點頭，「行。」

簡單的幾句話，程貴人的下場就被確定了。皇后只說禁足抄佛經，卻沒有提什麼時候放出來，而且她得罪的不僅僅是兩位公主，還有陳妃和蘭妃，雖然興文帝已經不太去陳妃宮中，可陳妃育有一子一女，是宮中孩子最多的；蘭妃雖然沒有兒子，可興文帝每個月都要去三到五日，也很是得寵。

陳妃和蘭妃不管是為了孩子還是為了自己，都不可能讓程貴人再起來，而且有這件事在，哪怕程貴人復寵也不可能再晉高位了。

天剛亮林嬌就被氣醒了，夢裏，蕭靖竟然當著她的面跟著那熟透的桃子走了。

于姑姑準備叫林嬌起床時，就發現林嬌氣呼呼地抱著被子坐在床上，她趕緊拿了衣服給林嬌披上，問道：「姑娘，要不要喝水？」

林嬌嗯了一聲，接過于姑姑端來的水，幾口喝完，又要了一杯，這才覺得好受一些。

于姑姑伺候著她起床梳洗，小太監也送了早飯過來。

等林嬌用完，休息了一會，聽見隔壁有動靜，如心趕緊拿著林嬌的東西，主僕二人出了門，沒等多久就見蕭曇和蕭初都出來了，三人便一併去了書房。

等林嬌三人到書房的時候，蕭瑾、蕭靖和蕭琛已經在了，他們幾個早上是要一起念書的，林嬌偷偷瞪了蕭靖一眼，想到夢中的情景還是覺得好氣。

在書房裏面，哪怕是皇子和公主也是不能帶書童的，蕭靖正在研墨，因為懷疑被林嬌瞪了，所以回頭看向她，就看見她正在整理書桌。

難不成是他看錯了？想想他和林嬌也沒什麼恩怨，她又是第一天來書房，好像是沒有瞪他的理由，這麼一想，蕭靖撓了撓頭，只當自己看錯了。

此時的林嬌像是感覺到有人在看自己，她轉頭看向蕭靖，神情明顯愣了一下，隨即又笑了起來，她笑起來的時候眉眼彎彎，兩個酒窩格外可愛。

蕭靖看了，忽然覺得手指有點癢，很想戳戳她的酒窩，他如今正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的性子，想也不想就直接走到林嬌身邊，用手指戳了一下她的臉。

林嬌瞪圓了眼睛，小嘴微張，就好像一隻呆呆的兔子，被人抓住了也不會跑。

蕭初看到了，問道：「四哥，你在欺負表妹嗎？」

蕭曇本在溫習功課，聽了聲音也看過來，「四哥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這番動靜，蕭瑾和蕭琛也都注意到了。

蕭靖覺得林嬌的臉特別軟，他撲了撲手指，道：「表妹第一天來書房，我看看她缺什麼不，會不會研墨。」

林嬌聞言就笑了起來，道：「謝謝表哥，我會的。」

蕭靖哦了一聲，心中覺得有些可惜剛才只是戳了下而不是捏她一把。

見眾人還看著自己，蕭靖只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

蕭瑾也看了眼林嬌的桌子，見東西都是齊全，便道：「有什麼問題儘管與我們說。」

林嬌乖乖應了下來，心中卻鬆了口氣，她光記得那個夢了，差點忘記蕭靖這小混蛋感覺很敏銳，怕是自己瞪他的那眼讓他懷疑了。

蕭瑾見林嬌的位置在蕭曇的後面，又看了一下她們兩個的身高，便道：「四弟，你和表妹換下位置，讓她們三個姑娘家坐在第一排。」

蕭靖對於讓出座位沒什麼意見，只是道：「我要坐在邊上，在中間的位置太慘了，總能被先生關注，我坐你的位置，你去坐表妹那裏。」

蕭瑾猶豫了下才答應下來，他也不喜歡中間的位置，可他是兄長，總要給弟弟做個表率的。另一邊，蕭琛低頭繼續看書，反正這些熱鬧從來都和他沒有關係。

等先生來的時候，他們的位置已經重新換好了，蕭靖就坐在林嬌後面，看著林嬌頭上狐狸毛的小球，趁著先生沒看到的時候就捏一捏，當林嬌轉頭看向他時就一臉認真地看書。

林嬌眨了眨眼，伸手摸了下自己的髮飾，又乖乖按照先生的要求看起書來，等著先生來考校。蕭靖覺得林嬌這個表妹真的傻乎乎的，比蕭曇和蕭初逗起來有意思多了。

沒多久，先生來了，先檢查了蕭靖的功課，又留了新的功課給他，這才走到林嬌身邊考校她的功課，也按照她的進度來安排功課。

其實早上的課程多是練字、抄書和背誦，別的課是下午分開上的，因為男女的進度不同，需要教導的方向也不同。

林嬌剛才聽了先生考校蕭曇和蕭靖的功課，故意把自己的進度控制在比蕭靖差一些，卻和蕭曇差不多的進度。

而且蕭靖這個小混蛋，果然從小到大都喜歡毛茸茸的東西。

透過上輩子那麼些年的相處，林嬌知道蕭靖喜歡一切漂亮的東西，但這個喜歡，更多的是對美麗事物的欣賞，而這個漂亮，也不單單指向姑娘，哪怕是一盆漂亮的花，他也會帶回家仔細呵護著。

可等到他真正付出感情、愛上一個人的時候，就會變得截然不同，不再遊戲人間，反而很有擔當。

那樣的幸福林嬌感受過，是只屬於她的溫柔眷戀。

#### 第四章 母親話題惹愁緒

等下課，送走了先生，眾人都鬆了口氣。

蕭曇和蕭初正在收拾東西，倒是蕭靖隨手把書塞到包中就要往外走，他肚子早餓了。

然而路過林嬌桌子的時候，他就見林嬌一邊慢吞吞地收拾東西，一邊滿臉苦惱地看著書，有時候抓空了都不知道，還下意識往包裏放。

蕭靖被逗笑了，「表妹這是在收什麼？」

林嬌像是嚇了一跳，猛地看了過來，看見是蕭靖的時候，還沒說話就先露出甜甜的笑，「表哥。」

蕭靖覺得她這一驚一乍的樣子和兔子一樣，便湊過去看了眼，問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」

林嬌的聲音軟軟的，說話有些慢，她伸出自嫩嫩的手指指著書上的一句話，「我不太懂它的意思。」

蕭靖挑了挑眉，問道：「不懂怎麼不問先生？」

林嬌臉憋紅了，小聲道：「我不、不太敢。」

蕭靖還沒見過這般膽小的丫頭，看了眼那句話，正好他前幾日剛學過，心中大喜，有些得色地解釋了一遍。

林嬌一臉崇拜看著蕭靖，「表哥你好厲害。」

蕭靖在幾個兄弟間學業是最差的，可看著林嬌的模樣，他腳不自覺敲了幾下地，帶著幾分驕傲地道：「這麼簡單，就妳不會。」

林嬌也不生氣，又誇道：「是我太笨了，表哥真聰明。」

蕭靖咳嗽了兩聲，道：「行了，快收拾好，出去吃飯了。」

林嬌乖乖應了下來。

蕭靖轉身出門的時候，再也忍不住嘴角上揚，很是得意。

林嬌把東西收拾好，看著蕭靖歡脫的背影，心中冷哼一聲，且等以後再收拾這小混蛋。

剛到了外面的蕭靖不知為何覺得後頸有點發涼，伸手揉了揉，道：「來福，去把爺的書給收了。」

來福應了一聲，行禮後就趕緊進去，正好蕭瑾他們要出來，來福就彎腰站在一旁，本想等這些貴人走了再進去，沒想到就看見一個眼熟的背包從眼前晃過，仔細辨認了一下，確實是自家四皇子的，那包上還被碧春繡了兩隻老虎和一枝迎春花。

沒等來福反應過來，就見那包已經被人背走了，他趕緊看過去，就發現那包被大長公主的外孫女背著。

她一邊提著自己的包，一邊提著自家四皇子的，因為有些沉，走起路來搖搖擺擺的。

來福想要去追，就聽見林嬌開始喊四皇子了，他嚥了嚥口水，快步趕了過去。

聽見有人喊自己，蕭靖就停了下來，轉身看過去，就見林嬌顛顛地朝著他跑來，頭上那狐狸毛球也隨著她的跑動晃來晃去。

兩個書包著實太沉了，林嬌跑得並不穩，眼見林嬌沒有踩穩，腳一絆就要摔倒，在還沒有反應過來之前，蕭靖已經衝上去把人給接住了，可因為林嬌和兩個書包的重量使得他也沒有站穩，往後退了兩步，兩個人一起摔倒在地上。

蕭靖被壓在最下面，還沒來得及喊疼，就聽見上頭傳來林嬌軟糯的聲音。

她從蕭靖的懷裏爬出來，跪坐在地上，懷裏抱著兩個書包，像是在炫耀一樣，對著他道：「表哥，我沒有把你的書摔掉。」

這時來福和如心也趕了過來，兩個人趕緊扶起蕭靖和林嬌，來福低著頭，幫著蕭靖整理衣服。

林嬌把自己的書包交給如心，雙手舉著蕭靖的包道：「表哥給你，下回不要忘記拿了。」

蕭瑾他們也過來了。

蕭曦趕緊問：「表妹有沒有摔倒？」

林嬌笑得很燦爛，「沒有哦，表哥好厲害，一下子就衝過來了，特別特別厲害的。」

蕭瑾也問：「四弟有沒有摔疼？」

林嬌聞言也不笑了，有些擔心地看著蕭靖，眼睛都紅了，「都是我不好，表哥你有沒有摔疼？」

屁股很疼的蕭靖死要面子地道：「沒有，妳又沒多重，要不是地滑我也不會摔倒。」

林嬌心中嘀咕，難道是冬天衣服穿得厚才沒有摔疼？面上卻是鬆了口氣，「那就好。」

蕭靖伸手拿過自己的書包，扔到來福的懷裏，又道：「我不是忘記拿了，我會讓來福去收拾。」

蕭初見兩個人都沒事，便道：「我們快去吃飯吧，我都餓了。」

蕭曦挽著蕭初，招呼著林嬌一起走，「四哥最懶了，他不喜歡自己收拾東西，都讓來福收拾。」林嬌小聲道：「可是先生說，不讓伺候的人進書房的。」

蕭靖走路的時候都覺得屁股疼，剛想讓林嬌別多嘴，就看見她停了下來，一臉認真地看著他，「表哥，以後我幫你收拾，然後背到外面給來福，這樣就不算違背先生的話了。」

看著林嬌乖巧的模樣，蕭曦忍不住把人抱到懷裏揉了揉臉，「表妹妳太可愛了。」

蕭瑾也道：「以後讓他自己收拾，不慣他壞毛病。」

林嬌板著可愛的小臉，嚴肅地反駁道：「沒關係，我來就好，不要讓表哥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。」

本該是煩躁的事情，偏偏蕭靖此時像是喝了蜜水一樣，他道：「快點走，我都餓了。」

眾人這才笑鬧著去用膳了。

蕭瑾看著單獨走在後面的蕭琛，停了腳步等他走過來才道：「五弟，如果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儘管來問我。」

蕭琛應了一聲。

蕭瑾也不知道和他說什麼好，就笑著問：「五弟，你不餓嗎？」

蕭琛道：「有些餓了。」

蕭瑾道：「那我們快點過去。」

蕭琛點了下頭，跟著蕭瑾一起進去了。

去拿飯菜的宮人還沒有回來，幾個人就先坐在一起說話，林嬌注意到蕭靖偷偷去揉自己的屁股，想來是那一下真的摔疼了，剛才沒表現出來只是死要面子罷了。

看著蕭靖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，心中滿意卻又有些心疼，畢竟夢裏都是上輩子的事情了，不好遷怒到如今的蕭靖身上，而且他還沒到那個花天酒地的年紀，以後還是換個方法收拾他吧。說話間，飯菜都被宮人拎著送了過來，再由他們的貼身宮女擺放到各自的桌子上。

林嬌發現，幾個宮女中，蕭靖的貼身宮女長得最漂亮，而且莫名有些眼熟，仔細一打量，瞬間咬牙，這宮女不就是夢裏那個熟透的桃子嗎？

她知道碧春在他們成親前就在蕭靖身邊伺候了，卻沒想到竟然是這麼早的時候，怪不得後來蕭靖哪怕不去碧春院中對她也多有照顧，這可是從小到大的情分！

這麼一想，林嬌又覺得剛才那一下有點輕，心疼什麼？還不如好好心疼自己！換什麼方法？不疼怎麼能長記性！

林嬌看著碧春擰了擰帕子，笑著給蕭靖擦手擦臉的模樣，暗罵了幾句小混蛋，就一口一口把特意給蕭靖的糖醋魚丸給吃掉。

花心的人不配吃喜歡的東西！

氣呼呼的林嬌覺得胃口大開，比平時多用了半碗飯，吃完以後才覺得有些撐。

蕭靖看了還感歎道：「表妹倒是比大妹妹吃的多。」

林嬌心中恨不得打爆蕭靖的狗頭，這混蛋從小到大就不會說話，而且她還注意到，蕭靖接了碧春端來的茶水還對著她笑了一下，「我要快點長高長胖一些，才不會再害表哥摔倒。」等她長大，就不是摔個屁股疼那麼簡單了。

蕭靖點頭道：「也對，那妳多吃點，長胖一些。」到時候臉一定更軟了。

蕭曦就在一旁道：「別聽四哥的，他是大笨蛋，女孩子不能太胖，會不好看的。」

蕭初也道：「對，我母妃為了好看，一直都不吃晚飯的。」

看著一臉天真且嚴肅的蕭初，林嬌要笑壞了，不知道蘭妃得知這件事後是個什麼心情。

蕭瑾倒是有些尷尬，他可不想知道這些。他把糕點盤往蕭琛手邊推了一下，「五弟喜歡吃鹹的，嘗嘗這個。」

蕭琛道謝後拿了一塊，咬了一口道：「好吃。」

蕭瑾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四弟也嘗嘗。」

格外討厭吃鹹點心的蕭靖拿了一塊，幾口吃完就道：「不錯，男人就該吃鹹的。」

蕭曦有些嫌棄，拉著蕭初和林嬌吃著她特意讓人做的蝴蝶酥，那蝴蝶酥口感很好，酥酥脆脆的。

林嬌知道蕭靖很喜歡蝴蝶酥，哪怕肚子有些撐了，依舊拿起一塊咬了一口，嚥下去後才笑道：「很好吃，甜而不膩，還有點奶香，和我在家中吃到的不一樣。」

這是特意說給蕭靖聽的，果然就見蕭靖不由自主地看向了蝴蝶酥。

蕭曦得意地炫耀道：「當然不一樣，母妃見我喜歡吃帶著奶香的點心，特意讓廚房準備的。」

一旁的蕭琛聽見後，忽然覺得剛才還美味的糕點如今變得難以下嚥，他記事早，聽到蕭曦的話就想起了自己的母妃。

母妃還在的時候，哪道菜他多吃兩口，她都會記在心裏。飯桌上永遠都是他喜歡的飯菜；他生病的時候，母妃徹夜不眠守著他，更會唱著童謡哄他入睡，親手給他縫製衣服。

還有舅舅每次入宮都會給他帶各種禮物，有些並不貴重卻很新奇，舅舅還會讓他騎在肩膀上，帶著他到處亂跑，那時候的他格外期待著舅舅的到來。

當時就連父皇都經常來陪著他，會握著他的手，一筆一畫地教他寫字，一字一句地教他念書，而母妃就在一旁靜靜地守著他們父子。

在母妃還活著的時候，他也是宮中人人稱讚的神童，可後來一切都變了，很多人都說母妃害死了先皇后，不得好死；說舅舅是個大貪官，私吞賑災銀兩，應該千刀萬剴誅九族。

在旁人眼中，他們都是罪大惡極的人，可是在蕭琛看來，母妃和舅舅都是最好的、無人可以取代的。

自從母妃、舅舅都沒有了以後，再也沒人關心他喜歡吃什麼、喜歡玩什麼，就連生病也沒有溫暖的懷抱，只有又苦又澀的藥，更沒有人再誇讚他。

後來他慢慢懂了，那些人會去誇讚、奉承貴妃的兒子，沒有人會願意浪費時間在一個生母是罪人的皇子身上。

看著那邊炫耀自己母親的蕭曦，蕭琛一口把剩下的點心塞進嘴裏，低著頭使勁咀嚼，卻沒注意到，坐在他對面的蕭靖也沉默了。

旁人沒注意到蕭靖，林嬌卻注意到了，上輩子他們相愛後，蕭靖曾摟著她說起小時候的事情。蕭靖小時候很不喜歡別人提及先皇后，他知道自己的母后是個很好的人，他也很愛自己的母后，對母后充滿了孺慕之情。

母后死的時候他才剛滿兩周歲，根本記不得事情，身邊的人卻喜歡一遍遍提起，說母后懷他的時候多辛苦，說他小時候鬧人時母后如何照顧他，母后又是個多好的人，就連太子都喜歡和他一起回憶這些事情。

可蕭靖根本不知道、不記得這些，不同於太子和母后擁有很多回憶，他能記得的都是旁人告訴他的。

在還小的時候，因為旁人一提起先皇后的事情，蕭靖就會哭鬧著要母親，那些人會陪著他哭，然後把興文帝叫來。

興文帝心疼他，就親自哄他，只是那時候朝堂上也有許多事情，興文帝有時候太忙了，就讓太子來哄他。

太子當時年歲也不大，又和先皇后感情很深，面對哭鬧著要母后的弟弟，太子很是煩躁，有一次怎麼也哄不好他便生氣了，讓他別鬧了，問他能不能懂事些。

那是蕭靖第一次看見太子發火，雖然太子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做錯了，又開始哄他，卻被蕭靖牢牢记住了。

小孩子是很敏感的，哪怕還不夠懂事，也很會看人眼色，他也隱約察覺到興文帝的情緒，他很害怕，卻不知道要怎麼做才好，還是後來的皇后、他的姨母幫他解決了這個困境。

其實皇后早就發現了，只是蕭靖身邊的人都是先皇后安排的，哪怕她是先皇后的親妹妹，那些人也不願意聽她的話，有些主意大的甚至想藉機上位。

皇后不好一次換掉，更不好讓興文帝知道這些事情，再加上有趙妃的所作所為被稱讚在前，讓她當時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思才把人一一替換，又仔細開解蕭靖，蕭靖才好了起來。

可也因為皇后做的事情，讓太子覺得她心懷叵測，和皇后關係始終不好，甚至提醒蕭靖不要和皇后太親近。

蕭靖卻很喜歡皇后，甚至一度可惜皇后不是自己的生母。

他和林嬌提過，他有段時間是恨過趙妃的，如果不是趙妃做的事情，說不得他就沒有那些遭遇了。

後來蕭靖還暗地裏試探過蕭瑾，雖然趙妃告訴過蕭瑾生母的情況，卻沒有讓身邊的人一直去提，除了在生母忌日時會讓蕭瑾吃素，衣服也不穿得太過鮮豔外，對於蕭瑾沒有任何旁的影響，這才讓蕭靖釋懷。

最重要的是，林嬌記得蕭靖說過，小時候他非常不喜歡聽其他人炫耀母親為自己做了什麼事情，這會讓他想起原來身邊人說的話。

只是蕭靖不再是哭鬧的孩子，他什麼都不能說，甚至不能露出不好的臉色。

看著蕭靖故作不在意，還誇讚陳妃對蕭曦好的模樣，林嬌格外心疼，眼神閃了閃，口氣帶著羨慕道：「真好，可惜我沒見過母親。」

蕭曦聞言愣了一下，又想起母妃提過關於林嬌的事情，林嬌的母親因為生林嬌時大出血而死，林嬌是在大長公主身邊長大的。

此時的蕭曦心中有點懊惱，她這樣炫耀母妃，是不是讓表妹想起自己的身世而難過了？

一時間，倒讓蕭曦也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林嬌卻沒有傷心的表情，而是笑著道：「不過外祖母說過，母親是愛我的，只要我過得平安開心就好，如果我母親還在，一定和曦表姊的母妃一樣好。」

蕭曦趕緊道：「肯定的！」

蕭初握著林嬌的手，道：「沒關係，我可以把母妃分妳一半。」

林嬌一口答應了下來，她們三個又鬧了起來。

蕭靖若有所思地看著林嬌，心中也鬆了口氣，只要不再提母親的話題就好。

倒是蕭琛不由自主地看向林嬌，他覺得林嬌是故意岔開蕭曦的話的，是不是她知道自己的事

情，所以心疼自己？

一定是這樣的，林嬌入宮，大長公主不可能什麼都不告訴她。

蕭琛覺得林嬌真是善良又可憐，畢竟她沒見過自己母親，沒感受過母親的照顧，甚至連一點對母親的回憶都沒有，不像他還能記得母妃，還被母妃照顧過，而且她小小年紀就離開家中來到陌生的皇宮。

想到這，蕭琛又覺得自己和林嬌同病相憐了，只不過林嬌比自己更可憐一些。

見蕭靖眉眼舒展開了，還有心情拿果子吃，林嬌心中鬆了口氣，又說了一會話，幾個人便要離開了，他們都需要睡午覺，下午的時候還各自有課程的。

蕭琛看著林嬌的背影，心中想著怎麼找機會和她說話，他們一定有很多話可以說，畢竟他們兩個的處境這麼像。

林嬌不知道要怎麼面對蕭琛，所以一直有意識地忽略他，便沒有注意到他的想法。

就在蕭琛思索著怎麼找機會和林嬌說話時，就看見蕭靖大刺刺地走過去，還把蕭曦和蕭初給趕到一邊，自己拽著林嬌斗篷的帽子，把人拖到了一邊。

蕭瑾見狀趕緊道：「四弟別欺負表妹。」

蕭靖擺了擺手，「就是說幾句話，你們都在後面看著，我能夠對她這個小矮子做什麼？」

是的，小矮子，在幾個人中，林嬌的個子是最矮的。

林嬌氣得鼓起了腮幫子，不忿地道：「我會長高的。」

蕭靖卻道：「那也不會比我高。」

聞言，林嬌想了想蕭靖以後的身高，在幾位皇子中也是最高的那個，難得沒有反駁。

蕭曦和蕭初都挺喜歡林嬌的，不過她們和蕭靖關係更好，所以也沒有過去阻止，只是警告道：

「你要是欺負表妹，我就告訴母后。」

蕭靖聽見了，卻只是哼了一聲。

林嬌默默在心裏給蕭靖記上兩筆，心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，以後一定要讓蕭靖知道，他們兩個之間到底該聽誰的！

覺得走得夠遠了，別人聽不到了，蕭靖才小聲問道：「你會想念你母親嗎？」

林嬌愣了一下，一下就猜到了蕭靖的心思，覺得自己該抓住這個機會來增加蕭靖的好感，「有時候會。」

「有時候？」蕭靖問道：「難道不應該時時刻刻的想嗎？」

林嬌有些茫然地看著他，又理所當然地道：「不應該啊，外祖母說我有自己需要做的事情，有自己的生活，只要不忘記就好，想來母親在天之靈也不希望我因為想她而每天不快樂。」

每個人都告訴蕭靖不應該忘記先皇后，應該時時刻刻把先皇后放在心裏，這是蕭靖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。

他有些不確定地問：「是嗎？」

林嬌語氣格外堅定，「就是這樣的！」

蕭靖哦了一聲，仔細回想了一遍她剛才的話，這才惡狠狠地威脅道：「不許把我問你的话告訴別人，聽見了嗎？」

林嬌微微歪頭，笑得格外可愛，「好啊，這是我和表哥的祕密，我們誰都不告訴。」

聞言，蕭靖覺得自己態度不好，有些不好意思地道：「明天我給你帶好東西。」

林嬌一臉期待地點頭，「我等表哥送我的東西。」

見她聽話乖巧的模樣，蕭靖覺得可以收個小跟班，「以後跟著我，我帶著妳玩。」

林嬌頓時笑得比路兩側的花還漂亮，「好，那以後我不會的功課都問表哥。」

一聽這話，蕭靖的腳步頓了一下，他說的是帶她玩吧，怎麼變成功課了？

林嬌就跟在他身邊，嬌嬌糯糯地道：「表哥太厲害了，那麼難的問題看一眼就會，我都不行，有時候先生講的我都聽不懂。」

高帽子、好聽的話跟不要錢似的使勁往蕭靖身上堆，趁著蕭靖還年幼，林嬌覺得自己絕不能錯過機會。

蕭靖本想拒絕的話忽然間就有些說不出口，「那當然，畢竟我比妳大。」

林嬌點頭，頭頂的狐狸毛球跟著晃動，「表哥最聰明了。」

這話蕭靖是贊同的，他也覺得自己很聰明，功課不好只不過是因為他不想學而已。

等兩人回去後，林嬌就和蕭曦、蕭初湊到一起，三個人挨得很近，囁囁喳喳說著話。

蕭瑾有些好奇地問：「四弟找表妹是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本來想提前走的蕭琛也放慢腳步，假裝不在意地偷聽起來。

蕭靖道：「沒說什麼，哎呀，我睏了，我們快回去睡午覺。」

見蕭靖不願意說，蕭瑾也就不再問，他們先把蕭曦三人送回公主所，這才一起回皇子所。

下午的時候，林嬌三人先一起上一個時辰的課，由先生給她們講解書籍上的內容後，就可以去學自己喜歡的東西了。

蕭曦和蕭初都去學琴，也拉著林嬌一併去學。

宮中特意給她們準備了適合她們手大小的琴，但林嬌其實不太願意學琴，畢竟上輩子她就會了，而且彈琴的時候很容易暴露自己的情緒，只是現在不好拒絕。

之後蕭曦讓人準備烤紅薯，也讓貼身宮女送給了蕭瑾三人，休息的時候，蕭曦、蕭初和林嬌就排排坐著吃烤紅薯。

對於蕭靖要送她東西林嬌是期待的，想到上輩子蕭靖送的那些東西，林嬌嫌棄的同時又有些想念。

在林嬌的期待中，終於等到了第二日，她換了一身鑲著兔毛邊的粉色小襖，戴著同色毛茸茸的護耳，這次換成靴子上多了對毛球，走路的時候小毛球跟著飄上飄下的。

蕭靖來的時候臉色並不好，而且隱約能看到他眼底的青色，怕是昨晚沒有睡好。

在路過林嬌的時候，蕭靖瞪了她一眼，也不知道這個小矮子給他下了什麼蠱，讓他不知不覺就溫習功課到很晚，讓他只要一想到就覺得很生氣，又很憋屈，還特別睏。

明明是送東西，蕭靖的口氣卻格外不好，「不許弄丢了！」雖然語氣和臉色都不好，可他的動作很輕，他從袖子裏掏出一塊葫蘆模樣、有手掌大小的玉放在林嬌手裏，叮囑道：「也不許摔壞。」

蕭瑾跟在後面進來，伸頭一看，有些驚訝地道：「四弟，這不是先皇后的遺物嗎？我記得你很寶貝的。」

蕭靖臉一紅，惡聲惡氣地道：「三哥你記錯了！」

一聽這話，蕭瑾又仔細看了一眼，道：「不可能的，表妹這玉握著是不是暖的？」

林嬌卻沒有回答，雙手牢牢握著玉葫蘆，「謝謝表哥，我一定會非常珍惜的。」

蕭曦在一旁嘟著嘴道：「四哥真是偏心，當初連碰都不讓我碰，表妹剛來你就把這塊暖玉送給她了。」

蕭初也點頭附和，「偏心。」

蕭靖也是猶豫了一夜才送這塊暖玉給林嬌的，「因為表妹怕冷，你看她，穿得和顆球一樣。」變成球的林嬌，咬牙笑得艱難。

蕭瑾抓住他的語病，笑道：「這是承認是那塊暖玉了。」

蕭靖黑著臉，咬牙道：「我又沒有說不是，我要看書了。」說著就直接去了自己的位置，不願意搭理旁人。

蕭瑾笑了起來，道：「這暖玉很珍貴，表妹帶在身邊暖手也好。」

林嬌道：「我知道的。」

她更知道這暖玉葫蘆最後被太子要走了，因為太子妃生子後就特別怕冷，偏偏太子妃又不能整日留在屋中，太子便特意找上蕭靖，把這暖玉葫蘆要走給了太子妃，可後來太子出事，太子妃知道消息時，不小心把這暖玉葫蘆摔落在地，碎了。

她本來有些忘記太子具體出事的時間，此時想起這個細節，她推測，太子怕是冬日出事的，而且是去賑災。

仔細把這兩點記在心中，林嬌愛惜地摸著暖玉葫蘆，卻又不禁想，要是太子為了太子妃來要這暖玉葫蘆，那她是給還是不給呢？

不過就算太子想要，應該也不會直接來找她要，而是會去找蕭靖，讓蕭靖來管她要，她也可以藉此機會讓蕭靖心懷愧疚。

心中有了打算，又知道暖玉葫蘆遲早會被人拿走，她格外地珍惜的摸了又摸。

看著林嬌和蕭靖說話，蕭琛心中不太舒服，他覺得林嬌背叛了他，明明他們兩個才是同病相憐的人，應該在一起玩的。

蕭曦也看了一眼，當下就有些不高興，翻書的動作都大了許多。

她本來以為四哥和她關係最好，畢竟他們兩個做壞事都在一起，而且四哥為了幫她出頭，還和她一起把程貴人弄到水裏。可如今她覺得四哥更疼表妹，雖然她也挺喜歡表妹的，但她不喜歡四哥更疼表妹這件事。

蕭初把先生留的功課都拿出來擺放在桌角，隔著蕭曦對著林嬌喊道：「表妹，等下課了讓我摸摸那塊暖玉葫蘆吧。」

林嬌沒有回答，而是看向了蕭靖。

蕭靖一開始還沒反應過來，等意識到她的意思時，就覺得受到了尊重，雖然心疼暖玉葫蘆，卻不後悔送給林嬌。

「讓她摸吧。」

林嬌這才道：「那等下課了，給表姊暖手用。」

蕭初一聽，高高興興地答應了下來。

倒是蕭曦有些不高興地道：「在書房不要大聲喧譁。」

蕭初的臉一下就紅了，「我、我……」

林嬌輕輕咬了下唇，也紅了臉，道：「是我不好。」

看著林嬌的模樣，蕭曦哼了一聲，「知道就好，好好看書。」

蕭初和林嬌都答應下來，等蕭曦看書的時候，兩人便對視一眼，忽然間，林嬌推著自己的鼻子做了個鬼臉給蕭初看，把蕭初給逗笑了，卻又怕被蕭曦發現，蕭初捂著嘴，有些生疏的學著林嬌也做了個鬼臉。

因為這樣的小玩笑，蕭初覺得和林嬌更親密了一些，而蕭曦也是小孩子性子，沒多久就被林嬌哄好了。

Crescent Family